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

第四十五之七



163754

5.12.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四十五

十四辛

大明成化四年

春正月壬戌朔

御勤政殿會禮宴倭野人來

朝者亦叅

王世子與諸臣行禮如儀酒半

上召兀良哈劉也

吾時於可骨看兀狄哈劉都老老幹朵里馬游德等

傳曰汝

等之來何遲也對曰節度使以近者路梗令姑待

命故臣等

未敢來朝

上曰汝等欲來未果者何時也對曰在去年十月

又傳曰汝聞李施愛之事乎對曰聞之矣上曰聞此汝等

懼歟對曰見諭書無懼矣

上曰小醜自滅脫有大姦賊過於

施愛者投入汝境汝等當盡捕殺來告野人等啓曰其時李施

愛請兵於臣等臣等豈敢從乎臣等與柳尚冬哈議曰施愛若

到我境當殺施愛妻子牛馬獻

殿下上曰予知汝心矣即命

也吾時進酒曰汝等居我境上數數來朝予知汝等誠心今日

乃元日也汝等當以醉為度次

命於麟可進酒於麟可啓曰

臣居會寧數數體探有變必達乞

賜祿

上曰汝敢請祿乎

其速退○癸亥

傳旨戶曹賻密城君琛妻父閔承序米二十

石紙一百卷棺槨○甲子 上與中宮御康寧殿受世子生辰  
宴宗親等入侍○咸吉北道節度使許琮馳啓曰李滿住子與  
班車子等擬於解冰前寇平安道義州等處即 命承政院馳  
書平安道節度使李克培巡邊使金堅壽黃斯允等彼人含怨  
當有報復之計卿等審此同封咸吉北道節度使許琮啓本慎  
勿輕忽益謹隄防賊若來寇不可貪功殺擄但禦之而已最得  
良策慎之○許琮據存撫使朴元亨移牒啓曰北道節度使軍  
官本十五今三十六鎮節制使軍官本五人今十以驛騎供頓  
有弊而本道亦已平定故還從舊額然今年因本道軍馬罷弊  
野人多有作賊之謀請額外軍官姑率留防待解冰後上送軍  
官之為堂上官者亦仍赴防 從之○乙丑 御丕顯問 召  
蓬原君鄭昌孫高靈君申叔舟綾城君具致寬上黨君韓明澮  
寧城君崔恒中樞府領事沈澮領議政曹錫文右議政康純左  
贊成金國光右叅贊尹弼商等議事仍諭平安道觀察使吳伯  
昌節度使李克培巡邊使金堅壽黃斯允等曰前者達達使者

來咸吉道邊將令近境幹朵里語以大義曰大明開運不可接  
汝其人大怒而去 皇帝聞之遣勅賞賜令若達達使來則亦  
宜以義却之如有不得已之勢則姑接之曰當落稟施行急馳  
以啓○傳旨司憲府曰凡摘姦時諸司官吏謀免己罪司中  
所犯諸事先滅其迹然後開門者或有之自今摘姦者到門隨即  
開門違者論以違制律○丙寅 御丕顯閣中宮進豐呈王世  
子與孝寧大君補蓬原君鄭昌孫高靈君申叔舟綾城君具致  
寬上黨君韓明滄寧城君崔恒領議政曹錫文左議政洪達孫  
右議政康純入侍○諭平安道節度使李克培曰今以卿為平  
安中道節度使金堅壽為平安西道節度使黃斯允為平安東  
道節度使可審此同封事目施行一本道今分為三道各置節  
度使者以本道道里阻隔一節度難以遙制故也咸吉道亦如  
此例已分為南北道響者南道節度使栗元君徐不知分道本  
意啓達云北道元居軍額倍於南道請分南道軍之防戍于北  
道者以守內地予以南北道軍馬不計自他依前例防戍有聲

息則二道節度使宜合議處變已降諭書卿等亦知此意三道  
合為一體常如常山蛇勢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  
中則首尾俱應可也一以平壤安州定州肅川成川嘉山順川  
蔚山中和祥原德川价川永柔甑山咸從三和龍崗江西三登  
殷山陽德孟山順安屬中道以寧邊雲山江界渭原碧潼博川  
熙川寧遠屬東道以義州龍川鐵山宣川郭山龜城朔州昌城  
泰川屬西道○戊辰兵曹據全羅道長水縣住正兵李興順等  
忠清道恩津縣住正兵馬權奇等狀告啓曰興順權奇等去年  
九月番上至今仍留暑使至於今年四月則勞逸不均請放歸  
休息從之○梧城正撥妻鄭氏判事之澹女也撥早死寡居  
托言薦亡夫冥福大設佛事緇徒出入無節僧雪峻心明海超  
更相私之遂有身恐事洩潛歸于鄉生兒不舉者再撥教寧君  
裨之子也時人作詩譏之曰梧城正妻鄭夫人潛通髡首生小  
憚寄語長安花柳客何不往來作因緣○己巳司憲府據故學  
生李照妻李氏狀告啓曰李照犯冒認他人奴婢之罪已令全

家徙邊中道身死其妻欲免徙邊請勿聽上特令免之○兀  
良哈中樞院僉知事劉阿赤介等八人來獻土物○辛未上  
齋于丕顯閣○右議政康純母在忠清道保寧縣有疾純欲往  
省因焚黃先塋命吏兵曹賜暇給駟又命醫員及純子碩  
孫乘駟隨去令承政院馳書于忠清道觀察使金之慶曰右議  
政康純母處設宴且於先塋焚黃時致奠其還也一度設宴慰  
之○承政院奉旨馳書全羅道觀察使李尹仁曰道內珍山產  
出石雌黃勿令加採○具州住尼麻車兀狄谷中樞院副使劄  
里等八人來獻土物○壬申上齋于丕顯閣○始用承傳帖  
印○義盈庫奴吾乙未內資寺奴巨斤伊等錄內資寺官員等  
不法事二十餘條以告下議政府曰今告內資寺官吏不法事  
予方未定大典故官吏承弊襲茲無愧於風慢歲之際誰知節  
義不可盡推徒病人心予時未知內資官吏某某人也宜各官  
吏教責之使各自安○中樞府領事沈會啓竹山縣監李崇壽  
龍仁縣監李寬植軍器不依數造作其造作者亦不牢緻聞慶

縣監陳延平咸平縣監尹涵軍器折毀而不即修補尚州判官  
金言慎所造軍器純薄不實而其中折毀者亦不修補且桑木  
二萬二百五十九條虛錄會計黃澗縣監丁明應桑木一百八  
十條虛錄會計 上令承政院馳書于守令等曰今見領事沈  
澮啓本爾等法當重論然事已經赦姑置勿論爾等知之○元  
良哈都萬戶金河羅哈等八人來獻土物 黃海道觀察使鄭  
蘭宗馳啓本道海州住修義副尉李貴年今百有一歲依大典  
給米十石仍饋酒肉存問○前牧使李伯常子引銅引錫以其  
母未辨妻妾停舉久矣至是上言乞赴試 上許之引銅之母  
實伯常之妾也○癸酉 幸昌德宮齋宿○兵曹啓征建州人  
軍功姓名明載者已曾論賞其餘姓名誤錄人及鄉吏公私賤  
等時未論賞請依咸古道軍功例今從事官改正啓達後論賞  
從之○司僕提調啓曰各牧場馬多為虎所害而兼監牧官不  
用意捕虎甚為不可請遣朝官推鞫痛懲 從之○甲戌 上  
親享 宗廟還小次問禮儀使金謙光曰堂上執禮者誰對曰



姜老 上曰老之執禮可謂能矣問堂下執禮者誰曰朴安性  
問讀祝者誰曰李克基祭畢後出就齋宮召蓬原君鄭昌孫高  
靈君申叔舟承旨等設酌因語叔舟等曰今日之祭無一事失  
禮甚喜還景福宮 御思政殿召二品以上宗宰設酌○富寧  
官奴李民李鐵杖來告李施愛之黨 上嘉其意命饋酒飯  
賜襦衣各二頌米各三石仍諭咸吉南北道觀察使節度使曰  
李施愛脅從之徒累諭勿問富寧官奴李民李鐵杖等今乃來  
告卿廣諭軍民已前脅從更勿來告李民李鐵杖遠路來告雖  
不聽理其意可嘉略給衣糧以送卿等知之其同狀未來鄭延  
祐薛友仁任孟績等北道觀察使可給米三石○傳旨禮曹曰  
今所頒諸科橫看內文科講東坡諸科皆講經國大典而東坡  
經國大典皆未刊印今年姑勿講二書○遣司譯院僉正張思  
發管押被擄逃來唐人陳寬等男婦共一十名口解赴遼東○  
丙子承政院奉旨馳書于平安中道節度使李克培東道節度  
使黃斯允西道節度使金堅壽觀察使吳伯昌曰今來吳自治

言遼東入歸時適揔兵官習陣我軍往觀之揔兵官問曰汝國亦習陣乎義州人李精者對曰我國亦閱陣但與此不同我國則用羽箭馳逐相射中者必死然皆善於避箭頓無中箭死者揔兵官大加驚嘆又引滿習陣軍士之弓而笑之是人無所合而擅為浮誇輕蔑中國可罪而姑置之卿知此意自今護送迎來之軍入遼東時若有大人必欲觀我射者宜辭不應不得已則可射數矢而辭之勿自示才當隨宜略應卿其詳悉禁約○  
丁丑 御後苑觀農作○上書射禽之道遺世子曰今春將獵於王方寶箴等處追述汝父舊迹汝毋或謂之至道此少年諸王之事耳昔者予方年少未識大道與羣英競逐之時氣雄一時才冠衆中力制奔牛走及奔馬百發而百中一鞭而十殪掛釜之場射鹿七十東菴之場連斃十七獐至於飛鹿殪墜逸駿離立是皆弓道之餘奇軍中稱黑鶻之對其時自書其道曰確強之道固而不弛忠孝而已矣又演曰人之生斯世也才不出衆恥也德不比賢恥也有其才無其功耻也如恥之莫如為仁

仁者忠孝而已又書講武法曰氣必大逸心必確固馬則駿夫則細氣逸則心無憂矣心確則物無間矣馬駿必及矢細不違夫不措亡之故氣逸眼前無畏故無憂知之極明操守有素故心確志定既久違順無動故無間馬駿者天勇夫細者人功如是然後弓道盡矣○掌苑署別監金好山張孝之都摠府羅將廬仁達奴於里大權伊貴同豆含刑曹書吏尹呂兵曹奴鄭萬等密封以啓一部將所假書負十三人擅放正兵受賂事一白丁白珠樂工牟貴同補充軍李山鎮撫所書負玄有金楊善水原鄉吏俞仲玄羅將朴成未良人洪老崔有之尹好山金揮崔仲文池敬私奴姜山吾左未等自代正兵立番部將等以此人等為假書負一委軍務一正兵以他人代之者甚多令大臣一點閱視號牌事 上令都摠府拿致部將所假書負等○上問承傳宦官安仲敬曰寶入內者有幾在尚瑞院者有幾仲敬對以不知即 命仲敬及直宿承旨詣尚瑞院勘核文籍○元良哈中樞府知事浪子老介等十人來獻土物○戊寅 御思政

殿聞外庭軍士喧鬧召永順君溥曰誰領軍士來不整乃爾汝  
往視之溥出視之只有部將二人領之溥以啓 上大怒令校  
尉拿致兵曹佐郎崔八俊正郎洪倂問之倂以非所管免放八  
俊該貧所對多無緒乃囚之○御勅政殿設飲福宴孝大寧君  
補以下宗親及河東君鄭麟趾以下宰樞諸執事等侍宴倭野  
人之在朝者亦然 上謂兀狄哈八里曰汝累來朝予甚嘉悅  
然汝何不十月來今乃來耶八里對曰子初欲朝因鎮將沮之  
未果 上曰今日是受禧宴汝當醉飽而歸 上令兀良哈時  
加古升 御榻進酒曰近歲汝久不朝而今日乃來予之知汝  
久矣今則汝之顏色不如昔時對曰臣蒙 上恩身無疾病但  
因年深自老耳 上仍賜御膳浪子老哈投化野人將家老之  
父也初來詣闕適得疾 上聞之遣內醫救藥至是疾愈 上  
令將家老扶掖上殿謂曰汝得何病對曰遠路有鞍馬之勞重  
以昨日肅拜後飲酒過度遂至於病蒙 上遣藥救治即獲平  
痊上曰予昔年觀獵汝遭豹患幾至於死賴汝子得生子厚

恤汝子故待汝亦厚仍賜御膳賜酒再三上謂兀狄哈筈卑  
曰汝何不與卑斜偕來對曰卑斜有足疾未得來命宗成職  
使者僧清藏主進酒上曰汝島主不幸子甚悼焉予今聞計  
不宜置宴然今日乃受禮宴禮不可廢也僧俗異類汝見寺社  
必有修善之心予嘗資之汝可擇淨社為汝主設施食則可以  
報主之恩矣藏主扣頭再三曰臣在我國飽聞聖德今得月  
覩盛禮又賜語丁寧深謝○故相黃守身子予嘗持服病劇命  
注書朴孝元賫魚肉往其第解素○己卯命承政院拷訊部  
將所書負等○工曹判書南怡啓曰永膺大君琰家奴二十餘人  
到臣養父徐貴守及叔父崔淑家尋淑不得盡奪其家財并執  
貴守及子女以歸縛而毆之命義禁府都事鄭垠往琰第拿家  
奴及貴守等來垠執琰奴三人鎖項貴守等不鎖而來上怒  
下垠于義禁府琰奴曰大君養父盧懷慎家奴水山者受大君  
所殖綿布置諸其兄淑家淑不還昨日淑率十餘人往懷慎家  
作鬧打水山水山專不運身幾至死域今日淑又率衆往打朴

守 上命注書朴孝元往視水山朴守等果有傷處即拷訊淑  
猶不輸情拿致懷慎家隣人問之皆曰數十人成羣作鬧於懷  
慎家○庚辰投化倭人平茂續自對馬州來○傳旨兵曹曰本  
月二十七日幸溫陽留五十日兼行講武其辦諸事○前此受  
禧宴宴卓賜忠勲府至是諸功臣會本府開宴 傳曰今日忠  
勲府宴承旨誰可往者當擇能飲者送之僉以右副承旨成允  
文對遂 命允文往赴○囚崔淑父及妻父與辭連人于承政  
院書吏房○遣注書趙益貞于 宗廟署點檢祭器○御玉顯  
閣 親問崔淑於庭曰汝榜水山于盧懷慎家耶淑對不以實  
上曰予親問之時汝諱不言終至於不可諱則柰何其速悉陳  
淑對曰信有是事又問所與成羣者何人淑舉家奴八九人以  
對即下淑于義禁府鞫之其隨從者悉置承政院推鞫○辛巳  
傳旨義禁府斬崔淑廣示衆人放崔淑父莫知子惠孫妻父徐  
貴守等○遣宦官申雲及繕工監絲奉李埴于溫陽行宮繕修  
溫井○漢城府據文義住正兵金中男狀告啓吳汀孫稱中男

未償宿債當祈寒脫其衣服拘於庫中毆打成傷請令其道觀  
察使推覈以聞從之○傳旨吏曹曰義盈庫官吏濫用支調  
雜物者及戶曹當該郎官皆收告身終身不叙其中功臣議親  
只收告身○壬午御思政殿召宗宰及諸將傳曰今日諸  
將多會故欲與一飲因講論武事召諸將皆就前示置陣之  
法有二連營互結深溝固柵敵至不動為自守之計此宜於曠  
野漢法也諸陣成列路通無礙隨敵應變為常山蛇勢使敵無  
可乘我無蹂躪之患此宜於狹谷蕃法也今用蕃法隨地之宜  
先樹諸衛之旗諸衛各鎮其旗下此變通之活法也○掌令鄭  
倂將本府議來啓曰前日昌德宮救火時閔永慕具誠以祭執  
事出歸城外而承政院論救火之功并錄以啓請鞫之上台  
倂謂曰金國光亦與議當並劾之且禁奔競非所以禁親友出  
入乃惡其無賴之徒阿媚權門也雖其家僮亦皆執訊甚不通  
若因公事而見可覈也○癸未命釋鄭垠左遷○命仁山君  
洪允成都承旨權城曰今行幸扈從百官討李施愛時自願隨

駕人負中擇百人隨駕雖非自願者扈從可當則并錄以啓○  
戶曹據諸邑貢吏狀告啓諸司吏典奴隸及主人等外吏納貢  
時或稱執槩或稱看品依憑點檢以要贈賄且云所納諸物我  
當任其責以相誑誘至代受貢物累年不納與盜無異不可不  
懲請將所犯人令攸司推覈科斷其受贈物件依法入官自後  
如有犯者一一移文推覈從之○以金絲為兵曹參議復居  
平君○傳旨吏曹曰掌苑署官吏等濫用進上果子收告身終  
身不叙其中功臣議親只收告身○甲申傳旨司憲府曰宗  
廟署官吏不洗淨祭器其鞫以啓○火刺溫兀狄哈中樞府僉  
知事軍有等五人來獻土物○命兵曹給僧學祖驛騎往高城  
榆岾寺其帶去夫匠十五人亦給驛騎時僧信眉與其徒學悅  
學祖相結頗張威福勲戚士庶多附之悅造洛山寺祖修榆岾  
寺江原道為之騷然監司守令莫能支梧乃以所得營置產業  
○乙酉以有舍利分身之異百官陳賀赦強竊盜及濫刑官吏  
流以下罪○丙戌臨瀛大君璆上謁上命密城君琛永順君



溥扶來以璆難於升階 命設坐於思政殿庭 上與中宮率  
貞懿公主等出見之因置酒綾城君具致寬延城君朴元亨適  
來啓事 上召入侍酒既酣 上謂元亨曰吾兄弟之間變故  
多矣今臨瀛獨在予之情意惟天獨知安平產業豐贍而臨瀛  
家貧予於靖難之後給米六百石且欲歲給米一百石及即位  
敬國尊天不能常賜歲賜米五十石今可賜奴婢十口米五十  
石子弟三人進階贈三表裏元亨曰今日 上教願使史官書  
于史策以 示後世璆拜謝 上謂致寬曰君臣輯睦何如往昔  
致寬等拜謝因命進酒 ○丁亥貞懿公主獻銀入絲青銅火鑪  
一事 賜京倉米三百五十石以償之 ○傳旨刑曹曰部將所  
書貞白珠金楊善柳仲賢洪老牟貴同李山崔孝之尹遭商等  
受正兵財物或放遣或令代立私奴劉石崇玄商金夫文自連  
洪仁祐姜成兩等偽造諸浦船軍海領職告身并鞫之 ○戊子  
日暈 ○命密城君琛兼知留都將相公事以蓬原君鄭昌孫上  
黨君韓明澹延城君朴元亨中樞府知事成奉祖行僉知事金

守溫同知事洪應茂松君尹子雲大司憲梁誠之行護軍丘從  
直行大司成金禮蒙為留都相中樞府領事沈澮領議政曹錫  
文漢城府尹李石亨中樞府知事黃致身文山君柳河右叅贊  
尹弼商吉昌君權孟禧為留都將○上與中宮率世子幸溫陽  
以寶城君容為左廂大將禹貢裴孟達柳均金孝祖為衛將右  
贊成韓繼美為右廂大將吳子慶黃事長李義堅李昭為衛將  
兵曹判書朴仲善為前廂大將權擎堤川君蓋柳興茂李仲美  
為衛將工曹判書南怡為後廂大將雲水君孝誠韓致義慶由  
恭李近孝為衛將富潤副守孝叔為獅子衛將林子蕃控弦衛  
將李叔琦左射隊將康袞右射隊將李墳左勇隊將新宗君孝  
伯司僕將安貧韜重將孟碩欽雜類將枰城都正律內禁衛將  
李孟孫捉虎將柳子光銃筒將梁震孫彭隊將金利貞槍隊將  
左贊成金國光支應使內宗射宗任宗及高靈君申叔舟綾城  
君具致寬寧城君崔恒仁山君洪允成戶曹判書盧思慎左叅  
贊柳洙吏曹判書成任兵曹叅判尹欽公山君安慶孫文原君

柳泗行大護軍安哲孫李珠黃生尹末孫李鐵堅行僉知事許  
惟禮李雲露行護軍鄭崇魯趙信孫行副護軍李蕃申末舟具  
致洪權恪扈從 駕至箭串京畿觀察使李季專節度使鄭文  
炯具朝服迎 駕留都百官以時服祇送于三田渡 命軍士  
及扈從官分運渡江 駕至門懸山打圍獲鹿獐有一逸鹿跳  
出圍外觸甲士趙球傷胷眩側 上聞之遣承傳宦官李得守  
左承旨李克增右承旨魚世謙成均直講俞元老賈藥往救又  
令觀察使給與食物 上見二人負虎網稱病卧於路傍令都  
摠府經歷羅致貞京畿察訪柳正孫醫負一人等率還于京授  
留都大將救護仍傳曰如此之人必不止此歸時路間若或見  
之并率以去 次于樂生驛前平召右副承旨成允文曰落  
後軍士必多速遣京畿都事救護以來都事閔懷承 命持酒  
食以往得五六人飲食之○己丑日暈○質明遣注書朴孝元  
薦禽于 宗廟○隨駕宗宰等詣帳殿問 安命饋之 傳曰  
今欲召李得守誰可代者僉舉廣州牧使洪錫 命往代○駕

至龍仁加叱洞打圍遣人于京 賜孝寧大君補臨瀛大君璆  
貞懿公主及永膺大君女子各庶一留都將相各獐一夕  
次于振威長好院平○骨看兀狄哈中樞府知事金馬尚哈等  
九人來獻土核○庚寅咸吉北道節度使許琮馳啓訓春住兀  
良哈波澄介等三人欲竊牛到慶源人金斗農莊射殺男夫二  
人班車等三人到劉生農莊竊牛二頭而去臣招兀良哈會家多  
尚介土里等使之拿來波澄介等即還其所竊牛且以二馬贖殺  
人之罪今若置而不論則國家威令不伸後無所懲請拿囚波  
澄介等加徵埋葬銀而後放而語之曰所犯在節度使赴任前  
故赦之下兩府議之龜城君浚高靈君申叔舟綾城君具致寬  
寧城君崔恒仁山君洪允成左贊成金國光議請依所啓施行  
但今若未囚則不必追囚都摠管盧思慎柳洙議此賊因李施  
愛為亂乘間草竊且既知其罪贖還其直請置之 從思慎等  
議回諭曰今卿所啓波澄介等作賊事既已贖還且經大赦宜  
置勿問○駕至陽城加川驛打圍正兵洪得敬得遺失通行標

信以進 賜襦衣一領○忠清道觀察使金之慶節度使金山  
君衍等迎 駕于鵝橋夕 次于稷山末院平 命仁山君洪  
允成左贊成金國光等觀四廂諸衛作陣狀○辛卯 駕至天  
安新息驛打圍夕至溫陽行宮○留都將相遣戶曹參判韓致  
亨問安○元良哈上護軍李乙非等八人來獻土物○二月壬  
辰朔 上始御湯井○以壽城都正昌為兵曹假參議○右議  
政康純自保寧來謁以病母未愈辭還○傳旨義禁府曰宦官  
張孝之正月二十九日於末院行幄引見宰相時以監饋內侍  
退坐私幕專不供職朴存壽以內侍掌務職當領率其輩宿衛  
帳殿非徒不檢自身且不直宿其各鞫之○癸巳 命世子放  
鷹于新昌境上高靈君申叔舟左參贊柳洙及燕司僕二十人  
等從○承政院捧旨馳書于右議政康純曰卿母藥人參授醫  
員宋欽以送卿可領受○傳旨支應使金國光曰令本道勿進  
酒○遣人薦鴈鴨綿魚于 文昭殿○時扈從百官中生員進  
士漢城試者 命皆遣還赴會試○杖宦官朴存壽張孝之韓

樞等八十○傳旨義禁府曰宦官裴安生御用匙筋及器皿不  
致意淨洗其囚鞫之○木川人前繕工錄事全思禮上書曰臣  
竊聞溫泉者神祇所鑿主療諸疾者也故其出於人間為尤重  
矣熏浸累日休息調保則血脉和通元氣充蘇痾瘳自去疾疹  
痊愈其有益於人可勝言哉嚮者畿甸之內廣求溫泉竟未能  
得茲但 聖上之軫慮乃一國臣民所共憾也本道溫陽距京  
不遠再宿而至道途平易不難於行且水性適宜浸浴便易比  
諸他水得効甚速矣古人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以其所係者  
至重也况 殿下 一身宗社之所托臣民之所仰者乎萬幾之  
間或有違和當即調治不可辭以妨農不可托以勞民臣之愚  
心常懷切切者也諺曰一日沐浴則三日休息二日沐浴則六  
日休息如此則宿疾可除而無害於風苟不如是元氣未充而  
反有傷風之患也沐浴日久而休息亦久則沐浴之效可期臣  
又嘗聞天安古之寧州三國中心五龍爭珠之地宜營宮闕以  
鎮撫四方也高麗太祖嘗建大鎮統合三韓且與溫陽纔隔一

息臣愚以為願於此地築城郭營宮殿本道稅貢盡輸於此以備春秋遊幸之所則雖經春涉夏於國於民斷無貽弊矣若天安不宜營宮築闕則須十溫陽撫原可也安心沐浴之方無弊歎息之術莫過於斯也臣年七十有九餘日有限深蒙 聖恩再受老職思攸圖報未效涓埃敢獻瞽說○乙未慶尚道觀察使金碩遣都事成倣問安○命世子觀放鷹于溫陽北山綾城君具致寬從之○召高靈君申叔舟寧城君崔恒仁山君洪允成大贊成金國光戶曹判書盧思慎吏曹判書成任設酌適中樞府知事閔毅自忠州來謁即召見 上謂叔舟等曰予到此沐浴屢矣日候和暖無如今春予欲久留調沐但疑明使速來叔舟對曰明使雖來必在三月間 御湯泉調燮有餘矣 上曰曰安知其或不來叔舟曰明使若不来則中朝無義矣 上曰但守吾道而已又曰向有全思禮者年七十有九上書請建都于天安天安不可則溫陽亦可其情可憐予欲見之承旨等何不留思禮而即啓乎左承旨李克增對曰緣所上書在稠人上

言中故未即啓 上曰汝有責焉其勿更言笑謂曰向者懸門  
之行人有傷於鹿予欲使汝往見而汝已醉焉故召魚世謙世  
謙又醉是皆有責其罰之以酒克增等乃免冠而受思慎從傍  
啓曰其日非獨克增世謙醉承旨等皆醉矣 上笑命皆酌酒  
以罰 上謂毅曰汝知書乎對曰未也 上曰汝不知書焉知治  
衆如寡乎讀吳子乎對曰熟讀處則粗知之讀大學乎對曰未  
也叔舟曰毅侍衛赴京時以大學掃矢服且讀之毅曰緣不習  
隨讀隨忘 上曰然則汝登武舉時所講何書對曰臣之登第  
命也叔舟曰毅武舉時誤讀大學試官等議以為不通毅大言  
曰 上曾教我如是叔舟教我亦如是試官反疑置之粗通因  
此登第果如毅之所云命也 上大笑又問毅曰汝知御馬法  
乎對曰知之 上笑曰毅不知而自以為知以此教人則將必  
人皆為毅矣遂飲之酒令永順君溥讀內出諺文御馬法問毅  
毅所對頗稱旨 上悅令進酒又 命恒國光思慎任等以文  
譯御馬法 命叔舟等摘誤處叔舟等莫能指摘 上曰耳



字誤下第卿等未知遂酌酒以罰○諭咸吉道節度使許琮曰  
前日卿所啓六月茂山作賊事今鎮將廣問為首入寇者及所  
掠牛馬分得者來則親語之不來則遣城底野人語之曰汝等  
所掠牛馬宜速刷還不然則必有後悔使城底野人嚴督刷還  
且追擊當審彼我之勢以弱追強又自奔北其咎誰歟今更鞫  
啓○丙申黃海道觀察使鄭蘭宗遣都事金首孫問安○壯勇  
隊將李孟孫取所管軍士材木造假幕或遲緩則笞之事覺下  
刑曹鞫之○丁酉 命世子觀放鷹于近郊○先是 上令承  
政院馳書于慶尚道觀察使問入朝火者姜習父及兄弟存歿  
至是觀察使以習父永春兄孟達姜質生存聞下兩府議除職  
免役等事高靈君申叔舟寧城君崔恒等議姜習父兄皆免軍  
役除職綾城君具致寬議父免軍役除職兄待習來免軍除職  
仁山君洪允成議父除職免軍兄只免軍役 上從允成議○  
左廂大將寶城君容病 命以尹末孫代之○命權減橫看所  
錄各日例進物膳之半○戊戌江原道觀察使金瓘遣都事金

續問安○己亥 命世子觀放鷹于近郊○成均直講金春卿  
來進釋奠祭膳肉○工曹判書南怡母在京怡請見給駟以遣  
○以右叅贊柳洙代尹末孫為左廂大將更以末孫代南怡為  
右廂大將○庚子 命世子觀獵于廣德山高靈君申叔舟綾  
城君具致寬仁山君洪允成左贊成金國光戶曹判書盧思慎  
等從之○承傳宦官李得守醉適 上名問公事得守俯伏不  
能對 命下義禁府囚之 傳曰時從宦官只有三人而李得  
守金萬守則退處私幕會飲至於迷亂不奉傳教其鞠之如不  
承服拷訊酒之出處與同會酬酢人○辛丑 召高靈君申叔  
舟寧城君崔恒仁山君洪允成左贊成金國光中樞府知事任  
元濬戶曹判書盧思慎議事仍設酌國光啓曰今當春闈扈從  
之士皆欲赴試若盡遣還赴試則營陣虛疎請分成均館漢城  
府試數於行宮近邑試取 上謂叔舟等曰國光所啓式率事  
也予欲重試文武科以觀其才何如僉曰善即 命任元濬為  
禮曹假判書掌試事仍 命元濬國光作事目曰文科探籌講

四書五經武經七書兵要兵將說將監博議百將傳中一書略  
通以上策問一道武舉上項諸書中自願一書粗通以上騎射  
三中以上步射二矢過一百步者取之又傳旨禮曹曰道內文  
武科鄉試之額文科於前額加一倍武舉加三倍開場於溫陽  
近邑令扈從人及本道舉子赴之○以唐人解送文書遲緩啓  
達下承傳宦官安仲敬于義禁獄囚之召左承旨李克增等曰  
爾等以出納為職而凡及期公事如此遲啓所為何事罪固當  
責姑赦之勿復爾也○五衛都摠府啓今隨駕四廂及諸衛軍  
士有當初錄名而不來者或現而還逃者請依軍法科罪且分  
軍諸將初不照名交割而又軍士賫裝馬匹皆不整齊兵曹慢  
不覺舉以致踈虞並論軍法 御書曰分軍非衛部將之任兵  
曹委之衛部將然他任而不詳諸衛將受軍而虛受虛率虛行  
此皆乖三令五申之義何咎於軍士其兵曹官吏及衛部將各  
降一資諸衛將教責故犯軍士特免死充保於是兵曹判書朴  
仲善叅判尹欽叅知韓致禮佐郎金九英崔八俊衛將堤川君

蓋雲水君孝誠等皆降一資仍守本職以尹末孫為咸安君○  
慶尚道觀察使金碩馳啓道內學生李加妻崔氏年一百五寺  
奴朴哲母今音珍一百三依大典各給米十石監督等物○壬  
寅高靈君申叔舟寧城君崔恒戶曹判書盧思慎中樞府知  
事任元濬左承旨李克增右副承旨成允文等侍講文科重試  
上呼永順君溥先講溥色動上笑謂龜城君浚曰汝視永順  
顏色乎即探籌乃大學也上親問數語所對頗合義時世子  
侍坐上謂曰此名利場事也予若親問則人將曰上親問故  
惶恐失對汝當與諸學士講問○兵曹正郎柳子光等數十人  
上書請并取初試御書曰何不卦試而上言乎法當不許而  
立賢無方故並許宗宰及胥吏其各勉焉仍傳旨禮曹兵曹  
曰扈從人負欲赴文武科初試者並令取之其試取事目一武  
科初重試騎射五發三中以上者許試並計分數一終場射一  
百二十步布侯取三矢一中以上一忠清道式年文武科數依舊  
額○癸卯御湯井世子率試官等八內講文科初重試至昏

乃畢○承政院奉旨馳書于留都承旨曰唐人咸勝等八人解  
送文書及押解官差定等事及時磨鍊以送且南倫屍柩之來  
弟正郎南僭子南忻給駙遣之令護還○慶尚道觀察使金礪  
母得病馳書令往省之其弟礪以啟差官亦在本道并令往省  
○兵曹據忠清道節度使呈啓主鎮所藏軍器年久破碎非徒  
正人數小不能修補且庫亦充滿今欲加營反為貽弊且有緩  
急則主將不堪輸運請自今令主鎮著標于軍器各還本鎮藏  
之從之○甲辰聚文科初重試舉子四十二人于後園赫圍  
銜製策題曰治國當廣收賢才隨才任用予自即政以來最  
為用心而緣無智鑑故不得廣收任用乖道故名實不副如或  
能哲則雖拔之芻牧之中而表之公卿之上無不可也何今世  
之無聞歟將教不明耶化非正耶運非亨耶道不同耶明主無  
棄才而授任之際常病於不堪何龍驤之後才反為鴛鴦之腐  
物乎其故何也夫人有德有才有勇有怯有能有劣有利有鈍  
有貪有廉有輕有重有簡有煩有慎有擅有勤有慢有恭有傲

有直有詐如是等病千狀萬樣皆是明主之所收用也將無摧  
邪而立正一而兼之合而全之之術邪若無弊則何必求其兼  
全其弊何也歷陳之又設險守塞養兵撫民力農定制敦禮尚  
義致治之大本設險者何守塞者何養兵者何撫民者何力農  
者何定制者何敦禮者何尚義者何必有其要歷陳之人之道  
不資教養盜心自生世之亂由乎念起身而家家而國治亂何  
莫非由念何術能持世間百道隨質分宗如學問之道弓馬之  
道二利之道雙亡之道無非一本何術歸源 命綾城君具致  
寬仁山君洪允成吏曹判書成任右承旨魚世謙試武舉初重  
試○乙巳諭八道守令等曰人主雖有求賢之心而朝士之多  
不能悉遍接見爾等雖有經世之才而所經歷不多今既臨民  
一切可行可革之弊必詳知之爾等雖曰外任代予分受於八  
方其任實重於內任爾其勿以未嘗接見接語自輕以任大自  
重凡所聞所見所經歷所心思有補於國家有便於民情之事  
輒上封以啓知爾賢否不遺○上御溫陽行宮前丘觀武舉騎

射召宗宰設酌○高靈君甲叔舟等進文科重試中格五人對策 上親覽以永順君溥為一等李克墩李陸為二等李尹孫為三等 上覽崔灝元所對策擲地曰取此策者誰耶策中多用陰陽書詔必是在元濬所取也時世子入侍取灝元卷看之上適顧見乃曰當令灝元蒙世子恩遂置四等蓋四等及第自灝元始亦恩賜之類也○兵曹啓各廂諸衛軍士作陣處兩麥田今當生長踏損可應請差檢察使二員率軍士從事官二員步正兵十名與義禁府郎官檢察從之○司憲府啓曰前者昌德宮司饗院滅火時司僕主簿閔永慕西部叅奉具誠皆不與焉而於論功時因緣請托暗錄姓名冒受加資事既蒙看不可退論其誤授加資請令該曹改正從之○丙午世子承命往監武科初重試仍饋宣醞于試官等○高靈君申叔舟進文科初試中格對策三道兵曹正郎柳子光對策在落幅中 上命取來覽之曰子光策似佳何為不中叔舟曰策內全用古語而文法亦疎是以不中 上曰雖用古語而不戾於所問本意則

於義無妨乃以子光為一等柳常鄭顯祖為二等李枰為三等  
子光以妻子赴試特置上第即授兵曹叅知朝論頗駭時新宗  
君孝伯應武舉騎射不能中格上言曰臣連三革未至四革鎧  
皮絕恐墮馬不復射請更試御書有志者必牢粧善騎者不  
蹶馬自我取之又何言○命宦官李得守贖杖九十金萬壽決  
笞四十並令還仕○有僧雪峯告水原北平有溫井命巴山  
君趙得琳率雪峯往視之○丁未命釋宦官曹彥文仲善嚴  
敬之等○諭富平通津金浦江華等邑守令曰聽行僉知事吳  
子慶言江華等處捉虎時抄付驅軍○戊申行僉知事吳子慶  
帶軍官十人捉虎軍二百人拜辭○別監萬石告其徒李無作  
崔濟洪般若等濫受料于京倉濟又冒受滅火加資令承政院  
鞫之○己酉命承順君溥設及第慶宴于高靈君申叔舟慕  
特賜酒樂謂溥曰設宴時司饗院物膳任汝所用○巴山君趙  
得琳回啓曰雪峯所告溫井不實命囚雪峯于義禁府獄令  
戶曹判書盧思慎同副承旨韓繼純等鞫之獄成傳曰如今



詐妄人法當不赦然今若罪之則後或有以實告必畏而不敢其責而遣之○刑曹據慶尚道巡察使銀川君積所啓啓安東府使梁敬老職在掌兵親民而略不撫恤斜斜橫斂咨行無忌逐一按問辭證明白而全不承服請禁身拷訊命只罷其職○庚戌召武舉初重試舉子親講書未樂御湯井命世子率試官申叔舟等詣湯室窓外講之取溪川令誠等三十六人李夢石等三十八人○上聞道高山有猛虎多害人遣丹城君禹貢驪山君閔菽捕之○辛亥夜四鼓有人哭於行宮北垣外聲徹大內上使人問之乃鴻山正兵羅李文妻德寧也德寧故成均司成尹尚齡之女其言曰妾夫李文為仁山君洪允成婢夫金石乙山所害而緣官吏掩覆未即報仇故不憚遠勞寸寸而步欲上書訴冤于上前其書略曰洪允成婢夫金石乙山憑托勢家陵轢鄉曲數因睚眦困辱妾夫猶莫敢抗去年十二月又遇妻夫於路責以無禮隆寒冰地赤脫衣服擅招宿鴻驛子尹同叱三等六名為使令歐打無算終致墮絕縣監崔倫

猶賚於威勢只囚尹同叱三等三名石乙山等悉置不問允成  
奴貴賢同叱三又劫獄奪同叱三等以歸縷縷告訴僅得捕囚  
觀察使金之慶又托宥旨一皆放赦反以妾兄韓山教授尹者  
及妻夫從兄羅得經等為謀害政丞羅織成罪悉令掩捕囚于  
公州獄權勢之家頗張威福所在殘害民不聊生積威所賚上  
下相容以成壅蔽之禍漸不可長妾竊痛之乃尹者所為也  
上覽之召德寧親問德寧歷陳其寃言甚痛切 上為之憫然  
召觀察使金之慶鴻山縣監崔倫問之慶曰汝職在統察一方  
事無大小汝所當知允成婢夫石乙山驕橫肆虐至於殺人汝  
何所畏而寬縱乃爾之慶對曰臣聞此事即杖刑房吏又痛責  
崔倫急令追捕罪人雖逃而餘黨猶囚且臣嘗事 世宗及我  
殿下爾來二十餘年歷職臺省常以不畏強禦自處故唯知有  
君不知有大臣豈於今日獨畏允成乎 上曰然則汝因赦文  
放殺人者何之慶對曰此非故殺人者故臣令放之 上曰然  
則汝以此為誤殺耶戲殺耶之慶據律文以對然辭頗窮問崔

倫曰允成婢夫殺人而汝不即捕使之逃散汝畏誰而然耶往者姜安重以對不以實而死汝不聞耶汝宜直陳倫對曰臣即發吏捕之石乙山者自知其罪亡匿但捕尹同叱三等囚之上曰貴賢同叱三等劫獄事汝不知耶倫對曰貴賢同叱三初不告臣私自劫獄臣實不知 上曰汝不知則何報監司以越獄逃乎倫對多錯 上曰汝謂允成樂何對曰二度耳 上曰汝所謂者何事倫對曰大臣到縣不得不見 上曰汝為守令且識字古云以事一人汝所王事者誰歟倫不能對又問之慶曰白奇等所告羅得經等謀害政丞事汝初信之而囚乎之慶對曰臣初不信然更思之謀害大臣事非小節姑聽受 上曰初不信者何也後聽受者何也之慶不能對 命皆繫頸出外命承順君溥高靈君申叔舟戶曹判書盧思慎中樞府知事任元濬吏曹判書成任行護軍安哲孫同副承旨韓繼純司憲執義李克墩司諫院獻納曹幹等鞫問之辭連者數十人命義禁府鎮撫李尹孫李鍾山率正兵羅將二十餘人給駟分遣搜

捕又命監浦縣監李等捕石乙山父母妻子兄弟遠近族親三切隣等囚于監浦獄○張榜于行宮南門外榜曰五衛都總管龜城君臣浚等親奉 傳旨一切軍民有冤抑者皆伸此標下訴究者日以百數○先是 命聚溫陽旁近諸邑死囚親決至是洪州囚強盜申哲山至 上召見問曰汝年幾歲見囚幾年所犯何事哲山對曰年十五歲見囚三年為守令抑勒以強盜為名所犯本無有也 上謂左贊成金國光等曰卿等見之強盜如是乎國光等對曰為強盜者必年壯力強豈如是孱劣者之所能為也 上曰卿言實如予意即賜哲山襦衣一領放遣之 命執致沔川郡守金自省洪州判官朴元忠海美縣監李季禧即按問哲山者也 上親問自省等自省所對多忤旨即令校尉曳出囚之以保寧縣監崔塙前結城縣監韓玉山亦與自省等同鞫哲山 並令拿來○金石乙山薛連人鴻山吏李孝生至 上召見問尹者等謀害兒成事孝生所對多不實命曳出令承順君溥等推鞫遂拷訊一次囚義禁府獄○上謂

金國光等曰予欲以權孟禧為慶尚道觀察使今其父病以禮  
曹判書金謙光為之誰可代謙光者時中樞府知事任元濬在  
傍戶曹判書盧思慎啓曰假判書在焉 上曰即真可也以鄭  
顯祖進階為綏祿大夫河城君金磧上洛君任元濬禮曹判書  
安哲孫忠清道觀察使金謙光慶尚道觀察使又 召  
國光問曰兵曹佐郎金九英與金良琬誰為先進國光對曰九  
英乃先進也即升九英為兵曹正郎以宣傳官金利貞代九英  
為佐郎○遣司憲府持平崔敬止于全羅道金溝縣覆按僧克  
湖戒哲笠又等辭連人蓋斷僧性默手者也○癸丑仁山君洪  
允成詣 行宮門外獻雉十首曰是臣受 賜鷹所捕故臣不  
敢嘗即獻之 命饋之允成以石乙山事未蒙接見時人云無  
恥宰相○義禁府鎮撫李尹孫李鍾山等自鴻山來復 命曰  
金石乙山已逃宿鴻驛子等亦皆挈家逃散但捕數人以來○  
召高靈君申叔舟等入內議獄事又召德寧更問金石乙山憑  
勢肆暴毆殺其夫事德寧進曰妾欲盡言洪政丞不法事皆所

不當言然殺妻夫祇一朝一夕之故去年秋允成初為政丞縣人皆以為一鄉希有之事贈官奴婢二口時妻夫為留鄉所掌務允成以不賸壯實奴婢杖妻夫幾至死又去年允成丁父憂來鄉請軍人二百餘名伐妻家後山松木殆盡不數日又遣人妻家園內之木白而識之將欲盡代時允成妻福只在允成廬次妾心以為請於福只善辭允成則園內之木可全即具酒饌往饋而請之福只應諾心自喜幸未幾遣軍人百餘名斫盡園中雜木妻夫弊廬數十年生長之木一朝為權勢所奪窮荒遠地無所控告又亡丁匿卒皆在其家鴻山一縣大半附之其不附者特窮民而已上問崔倫曰汝以官奴婢與人何也倫對曰此鄉風也故臣不得已從之上曰亡丁匿卒謂何倫歷數之命書之初金之慶為忠清道觀察使允成往餞之慶適先考忌日且疾不得見允成銜之而還其夕河東君鄭麟趾逢原君鄭昌孫又往欲餞皆以疾不見至是德寧言于上曰觀察使耿介如此而但以尹同叱三等為非故殺人而放之此其所以

也 上謂之慶曰允成大臣也而汝不見何也之慶對曰臣方  
病風以大臣故冒忍而起病或加發則恐終負 殿下委任之  
意故臣不出見 上不復問又 命拿致允成婢夫白奇小南  
等于內庭拷訊証告尹耆等謀害大臣事即放遣者等○承政  
院奉旨馳書于留都承旨曰凡科舉試取等事已有定制而禮  
曹請以生員進士之未滿圓點者並赴館試從前課試優  
等者直赴會試此是法外之事不宜啓稟當諭以後勿爾也前  
鴻山縣監劉昭捕囚于義禁府獄又馳書于留都承旨及八道  
觀察使等曰鴻山縣人金石乙山李卜進宿鴻驛子尹同叱三  
哲順余卜龍尹莫同仍邑同藍田驛吏崔仲山等殺人而逃各  
於所管地面物色求之至於窮村僻巷無不搜捕如得罪人牢  
繫而送勿令逃逸且諭軍民以有能告捕者有賞知情隱匿者  
有罰務要捕得○傳旨義禁府曰沔川郡守金自省洪州判官  
朴元忠推鞠水清寺強盜申哲山時所云現賊布衣裏斑布不  
尋問去處且不問何人所縫而抑勒取指其鞫以啓○遣司譯

院正李從衍管押被虜逃來遼東軍咸勝等男婦共一十一名  
口解赴遼東○甲寅庇仁縣人黃乙萬償前郡事洪性剛私債  
未償子若彛毆乙萬至死若彛惧而逃忠清道觀察使安哲孫  
啓請追捕即遣義禁府鎮撫李鍾山于京都搜捕之○傳曰  
比者犯徒流重罪者皆許通今無奈有以微罪停舉者乎其考  
以聞○承政院奉旨馳書于京畿觀察使曰前者諭以末訖川  
等四處不必造橋所草橋則臨時造成今者不復啓稟擅自  
造橋甚不可然業已興作姑且訖功今後勿復如此妄作○幹  
朶里中樞府知事馬金波老等十人來獻土物○乙卯奏聞使  
高台弼謝具使趙瑾正朝使朴萱等遣通事金自海啓明使太  
監姜王金輔出來自海啓曰姜玉家在公州問母及弟妹存沒  
金輔家在長湍亦問其父母安否 上即令其道觀察使問其  
父母兄弟之存沒以聞時高靈君申叔舟綾城君具致寬寧城  
君崔恒仁山君洪允成戶曹判書盧思慎等入內議使臣支持  
諸事 上謂允成曰卿勿以石乙山殺人事動慮事若關係



社稷則已矣彼自殺人卿何與焉叔舟對曰殺人雖在石乙山然使之殺者實因允成威勢允成不得辭責 上曰允成無罪勿復有言 命皆饋酒于外酒二行允成還歸其幕俄而留都將相等捕械石乙山以送 命下義禁府獄牢囚之○以茂松君尹子雲為遠接使遣宣慰使刑曹判書姜希孟于義州右叅贊尹弼商于安州吏曹判書成任于黃州蓬原君鄭昌孫于開城府別宣慰使右副承旨成允文于平安道右承旨魚世謙于開城府又以刑曹叅議安迢為都司宣慰使○承政院奉旨馳書于京畿黃海平安道觀察使曰今來明使支待諸事依舊例預具宴需務令豐潔又馳書于留都承旨曰明使贈遺衣服物件支待等事與守相禮曹戶曹工曹同議然酌舊例從厚例預先措置且尚衣院所藏物色宜與本院提調監掌支用待還宮後啓達又馳書諸道觀察使兵馬節度使水軍節度使曰明使太監姜王金輔等於本月初八日北京起程擬於三月十日間渡鴨綠江贈遺支待物件預先措置輸境上邑待明使入京連續封送且

節物隨時採得亦並封進其中難得之物勿令強備○先是入朝火者太監鄭善卒 皇帝命歸葬本國至是柩至遼東 上聞之即令承政院馳書京畿黃海平安道觀察使曰今來太監鄭善之柩沿路諸邑並於館之正廳安駐朝夕奠食且大邑義州安州平壤黃州開城府用蜜果四行床十二飯物致祭定差使負檢察○丙辰禹貢捉大虎自禮山來復 命賜內廐馬一匹有甲士一人為虎所傷遣醫救療 傳曰軍士等共力捕惡獸可賞其論功以啓○遣兵曹參判尹欽佐郎金良琬往京措置迎勅時結絲棚諸事○司憲府執義李克墩司諫府獻納曹幹等交章上疏曰臣等將洪允成不法事請治其罪未蒙 允可不勝失望臣等竊惟法者所以規矩準繩而維持一世垂示後代者也不可低昂於其間也羅季文以非辜死於捶楚之下其妻德寧痛憤籲呼而執法之吏遷延遲緩至于今未獲報仇欲白其冤久矣幸 殿下駐驛于茲德寧數日之程徒步奔告其間事狀 殿下一一聞之矣為夫報怨乃天理之自然而不能已者

也。共允成拜，度通書抑勒不伸，非識理大臣所忍為也。況今日使人誘之，明日使人脅之，又明日又使人辱之，宜德寧益懷憤怨，呼痛而不已也。且引誘小人羅織誣辜，使尹耆、宋復興等五六人樂陷大罪。殿下親問之時，將李孝生告草覲，然啓達飾詐，掩覆無小愧恥。聖明之下，安有如此乎？允成勲舊大臣，眷遇隆厚，位已極矣。勢已重矣。乘氣陵人，不自謹慎，而使奴僕得以挾勢恣行，無所忌憚。石乙山殺人之因，貴賢劫囚之漸，皆允成醜釀以成之也。以婢夫孝生為首吏，以奴父枚生為刑房，以鷓山一邑為自家私，而縣守崔倫亦其奴僕。爾殺人重事，尚且如此，庇覆其他細事，何所求而不得哉？隱入亡丁，奪人園木，特其細事耳。罪既如是，而殿下以功臣置而不論，尊禮大臣，保全功臣之道，可謂至矣。然法有所權，經罪有所輕重。允成赦前所犯，則勿論可也。赦後羅織誣辜，曠啓達之罪，豈可以功臣而不問乎？其於維持一世，垂示萬代之法，為何如也？德寧以窮村匹婦咫尺，天顧誠萬分之幸，而又從容盡陳其所蘊，日望殿下

之明斷今以功臣而不論則其意將曰執法吏畏權而不敢  
殿下尊禮而不罪則功臣大臣何所懲戒匹夫匹婦何所自盡哉  
伏望特降 俞音明斷其罪以杜大臣擅權之漸以雪窮民鬱  
抑之憤國家幸甚 御書曰卿等之言雖甚善允成罪目皆賤  
昧書下克墩以言請罪者冊三 上曰事方未畢汝何煩言○  
宗簿寺正尹子藻來進新取生負進士等試卷 命饋之上覽  
兩榜一人試卷成均幼學趙亨門為生負第一金訢進士  
第一人○承政院奉旨馳書于留都承旨曰野人浪子弄哈等  
回還咸吉道時行至綠揚場乾川邊其類昌介遇賊失其衣  
服須詳聞以啓○丁巳 傳旨義禁府曰沔川郡守金自省前  
結城縣監韓玉山等鞫白丁申哲山時指為水精寺強盜初鞫  
石乙石妻一不取招而放之又所探現賊布衣裏布非不足而不  
問補以斑布之由又不問斑布所餘多少去處又不問裁縫人  
且壯者皆散而只捕微弱申哲山拷訊勒招又不問其帖裏不  
多月問急急縫造之由又不問帖裏乃自己所有或是得於他

處又不問帖裏為自己所著而縫之或是他人為自己所著而縫之又無標班布及負索必目為水精寺僧之物質之為賊又哲山年少而於招辭書以二十二歲洪州判官朴元忠保寧縣監崔墻等再覆時一從金自省等不詳悉讞問之案抑勒取招其各鞫問以啓○賜太監姜玉妹學生金得妻及金和尚妻各米豆各五石仍免金得軍役授職○遣濟用監副正具致平于長湍訪問太監金輔族親其賫去事目曰一族親寸數役處訪問錄之一其族親等率來京中則其家無人看守盜賊可畏令邑人看守一審其父及同腹等居計貧富○承政院奉旨馳書于遠接使尹子雲曰可審此同封事目施行且示各處宣慰使等凡所佩文書所入囊子務要牢繫勿令遺失其事目曰一明使姜玉若問其母安否答曰我來時聞殿下為大人訪問本鄉母氏曾於甲戌五月初一日身死其餘親戚或賜物或除職或完護若問何不移咨答曰所居州官不啓故不移咨考承文院禮曹文書若已咨則答以某年某月日已移咨一九千公事

皆答曰當啓 殿下至於緊關節目尤不可擅便對之一與觀察使守令同議於路上一禁明使前告狀人及飢困貧殘人等一吓徑諸邑諸驛法令文書冊與觀察使守令預先措置無遺撤去一凡干行禮節欠不可差誤與觀察使盡心考察一若問征建州衛事答曰勅書到日即 命康純魚有治南怡領本道兵一萬入征若更詳問答曰非我所管不能詳知一若問李施愛叛逆事答曰施愛居咸古道與節度使構怨因而作亂若詳問答曰一命將討之間其將誰對以龜城君浚曹錫文康純等又詳問則答以非所管不知一遠接使宣慰使依前除郊迎詔勅至後行禮一有妓處用女樂却之則勿用一支待諸事一依舊例一公路軍士依舊例前三牌後三牌衣甲不整者官給之勿令公私甲異色騎馬雖相借與勿令羸瘦一明使衣笠靴體制不煩詳知預先啓聞一賫去藩國儀註一件一驛騎不足則過驛○戊午前廂中衛部將朴亨智統將金季同卞居仁潛歸私第事覺衛將權擎以啓命囚亨智等于義禁府獄杖一

百定為本官奴○命河城君鄭顯祖諒及第慶宴于高靈君申  
叔舟幕 命賜酒樂○承政院奉旨馳書于延城君朴元亨曰  
抄定唐人護送軍二百人待明使護送遼東軍之還一時偕送若  
都司受唐人以去則勿遣護送軍○儒生柳陽春趙禎之朴衡  
文等上言請赴試禮曹啓幼學朴衡文去丁丑年 視學時以  
圓點未滿冒其弟衡武名赴試生負柳陽春以其舅玄得利換  
名紙中試告于司憲府相訟時與得利反唇相詰言其悖慢俱  
停赴舉趙禎之其祖希閔罪涉不忠故廢錮皆不宜赴試特命  
衡文陽春許赴試先是陽春聞將取士至 行宮巧飾章辭百  
計媒進靡辱不至乃於水順君溥河城君鄭顯祖及諸權勢幕  
昏夜乞哀因緣 上達冀得許通卒不得意而歸至是又與衡  
文等上書○己未觀放鷹于溫井近郊○執義李克墩啓曰柳  
陽春兒時寄養於其母弟玄得利息猶父子乃至發狀罵辱曾  
無小屈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安有是理哉陽春薄行人也請勿  
許赴試若以其才而許令赴試則將何以示勸戒乎且臣等聞

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惧若陽春者心行不肖  
不宜許通 傳曰昔者陳平有盜嫂投金之累而高帝不棄人  
主用人豈以所短而並棄所長哉其勿更言○兀良哈都萬戶  
金沙弄介等八人來獻土物○漁山開泰寺僧獻大水精石二  
顆 命賜米○庚申執義李克墩獻納曹幹交章上疏曰臣等  
聞賞罰人主之大權治世之大器不可小私於其間一聽於天  
而已允成之罪非徒辭證明白欺天之狀發現呈露不可掩覆  
而教曰允成罪曖昧臣等竊惑之 殿下神明洞徹旁燭無遺  
其如允成飾詐矇矓之罪麤疎狂妄之態不能一髮遁其形  
殿下豈誠以曖昧而云爾耶祇以勲舊大臣欲保而全之也  
殿下以大臣待允成而允成何不以大臣之道自處乎允成際  
遇 聖明位極人臣所當夙夜戒懼圖報萬一而乃反擅行威  
勢欺罔 天聰人臣之罪孰大於此允成使其奴僕得以肆其  
罪至於殺人劫囚又從而為之辭引誘禹陽等輩羅織尹者等  
罪姦吏帖耳而相應縣令俛首而聽命廢制束縛使人不能逃



於已之所指授臣等所謂擅行威勢者是也其初告草親自增損假托孝生覲然啓達咫尺之間敢行詐計臣等所謂欺罔天聰者是也德寧上言亦曰權勢之家頗張威福所在殘害民不聊生積威所劫以成壅蔽之禍此言雖似過中亦可見悲痛憤疾之甚也 殿下揔攬權綱不少假與而尚或如此千萬世之後小有不戒則其弊可勝言哉古人有言曰焔焔不撲至於燎原絲毫不伐至用斧斤則漸之不可長也久矣伏望體天之罰明正其罪以杜後世擅權之漸欺罔之弊國家幸甚 傳曰卿等之言雖善然允成事方推覈未畢何數數煩啓乃爾○以尹吉生行中樞府僉知事金淡行龍驤衛副護軍金純福忠佐衛副護軍金同虎賁衛副司果金得義興衛副司猛吉生尹鳳三寸姪淡金興三寸叔純福金輔父同金輔兄得姜玉妹夫也○三月辛酉朔 命台宗宰設酌賜河東君鄭麟趾草綠段衣一領 傳曰予今日沐浴已畢將欲還京卿可先往然明明日乃三月三日當與卿共酌明日則與申叔舟具致寬崔恒盧思慎

等放鷹一遊○遣注書趙益貞問於申叔舟曰禮曹啓舊例明使之來倭人來朝者未離浦則留于浦已離則於所到諸邑留之其可留處擬議以啓叔舟對曰倭人來朝雖諱中國豈不知之且今來明使皆我國人因其族屬事事皆聞安能諱之況全明使必經夏待秋而還則數幸倭人久留諸邑弊固不少且明使倭人接見不必同日何嫌乎皆令上來待之為便 上與諸宗宰親議令承政院馳書留都承旨曰禮曹所啓倭人其中不得已接對京中者可約隨從人來京其餘年例接待常倭內未離浦者及已離浦者及已離而不遠者並留于浦距浦已遠不可回還者於所經大邑如慶尚道晉州陝川星州尚州密陽大丘善山慶州永川安東豐基忠清道清州沃川忠州京畿廣州等官接待語之曰明使出來故待之如此宜加厚慰以遣之○太監鄭善姪鄭希請往平安道迎叔父樞 命注書趙益貞問於議政府及高靈君申叔舟等叔舟以為鄭善之樞其弟恒在中朝既已護來希不可遣綾城君具致寬寧城君崔恒仁山君

洪允成左議政洪達孫皆以為送之便。上命給駟遣之。○道義禁府郎官率壯勇隊二人往鴻山執石乙山辭連人李孝明以來。○兵曹據故端川郡守丘致峒妻崔氏狀告啓夫致峒為體察使尹子雲從事官往咸興為府人所殺欲復其家然從征軍士則已有復戶之法而朝官被殺無復戶之法請勿聽。上曰咸吉道奉使人及守令萬戶一應在官被殺者並依軍士例復其家。○壬戌御湯室召左贊成金國光禮曹判書任元濬司憲府執義李克墩司諫院獻納書幹欲定石乙山罪間有可疑虜更令鞠之仍傳曰還宮日逼其速畢決。○咸吉北道節度使許琮遣虞侯李惇仁馳啓唐女三之莫只被擄野人轉賣於柳尚冬哈逃來鍾城尚冬哈來言曰我以牛馬購奴婢若不及還親操耒耜必矣乞還之。命申叔舟具致寬等議還給便否叔舟等對曰彼人若曰非唐人則可還既稱唐人彼雖請之甚勤豈可還給耶。命叔舟等為書諭許琮及觀察使魚世恭曰彼擄逃來唐女三之莫只依舊例上送而名柳尚冬哈諭之曰

汝之婢子何不護視使之亡命乎是汝之過也今既逃來衆目  
所視雖欲還給得乎况前年所擄遼東人大明責還方急三之  
等皆前年所掠非汝又使婢子也汝本有功予所厚待今特憐  
汝命給鹽十石綿布二十匹汝其知之如是開充今後近居  
野人等著曰非唐人者還給為可○奏聞使高台弼馳書啓曰  
遼東鎮撫王鏞傳衆將韓斌之言曰海西指揮佉拖哈言李滿  
住子娶妻居海西衛者請本衛及毛憐衛兵要往朝鮮報復此  
意回啓 殿下備禦我等聞寇汝國當整齊軍馬夾攻之又遼  
東押解官張思發啓聞見事目一遼東衆將韓斌曰海西達子  
打乞處被擄漢女逃回說野人等於三四月間草長要搶江上  
高麗一被擄逃回遼東唐女李氏供招海西女真打乞處聽得  
青草長一尺高時要搶江上高麗即令騰寫台翔書及思發事  
目諭平安中道節度使李克培西道節度使金堅壽東道節度  
使黃斯允咸吉道節度使許琮北道觀察使魚世恭等曰審此  
同封事日益謹隄備乘機抄擊○傳旨刑曹曰兵曹正郎許譔

佐郎崔八俊等見厨舍傾危不即整頓致令人物壓傷推鞠以啓○命申叔舟具致寬右承旨魚世謙等問太監姜士族親等情願妹夫朴今生曰奴婢決得後未受立案姪子僧信恩曰以違法為僧為正兵助丁今欲還俗受職表姪金南曰願速決相訟奴婢遠族金寶生金毛知里等曰以奴婢訟理事上言後未知裁落劉克明曰在徒邊之例為問且與金玉相訟奴婢願速決叔舟等啓曰並依從願施行從之但僧信恩勿還俗只除軍役叔舟等又啓曰姜玉妹夫金得金輔父純福等並送平安道姜玉妹夫朴今生及三寸姪金南等並送碧蹄驛金輔同生及叔姪兄弟等還宮後更議並送開城府迎來傳曰金得朴今生金南等並令兵曹給駟上送○癸亥承政院奉旨馳書于京畿觀察使李季專曰水原囚人崔敬之振威囚人崔敬孫龍仁囚人崔有霖南陽囚人崔玉泉李無作安山囚人北間等待還宮後差人押送于京又馳書忠清道觀察使安哲孫曰公州囚人白丁佛丹等六名差人押送行在所○執義李克墩獻

納曹幹等交章上疏曰臣等將洪允成不法等事累請治罪至今未蒙 允俞臣等聞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纔有一毫踰分之事詐偽之情則雖慈父尚不能容其子况人主正名分明賞罰乎私和人命律固有罪而允成再度通書卑辭請之不得使品官給緇十石布三匹又不得屢使人利誘之脅辱之此等情狀殊非識理者所忍為然罪止一已而已至於羅織人罪辜以張威勢巧飾吾詐情以欺 天聰則事關大體不宜容恕臣子之罪孰大於此 殿下摠攬權綱一正名分而徇於允成容之此臣等所以累瀆 天威聒聒而不已也昨日 傳曰允成罪狀未著不宜鞫問臣等未知何以謂也引誘孝生令作告草再三增損飾詐萬端其間徃復辭證明白禹陽安克思其一也前後告狀現在者其二也親問之時將草親啟其三也此皆 殿下之所深燭而臣等之所共見也青天白日之下安有隱乎傳曰十手所指十目所視其嚴乎此之謂也臣等又聞賞善懲惡王道之大經也德寧以孤寒匹婦壓於勢家而不為利誘不為威

晉卒能上達 天聰克復夫讎此雖為人妻者之分內事亦豈  
凡婦之所能為也哉古者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  
人戒者以其賞當而罰不濫也伏望明斷允成之罪以懲一國  
之為恭者褒獎德寧之節以勸一國之為善者則孰不革面勵  
志好善自立乎上覽之曰汝等之言甚切予甚嘉之 命召河  
東君鄭麟趾高靈君申叔舟綾城君具致寬寧城君崔恒左贊  
成金國光右贊成韓繼美禮曹判書任元濬戶曹判書盧思慎  
工曹判書南怡執義李克墩獻納曹幹等設酌 上謂叔舟曰  
石乙山之殺人初不干於洪允成臺諫連章極言其罪卿又推  
鞫其事多侵允成吾恭愛允成欲置無罪也據法而論則允成  
無罪叔舟對曰石乙山殺人允成初豈知之然陰囑首吏欲及  
害尹氏等事原其情烏得無罪 上曰允成恭甚無識者也豈  
宜陰囑欲害乎必其黨類所為耳卿何罪允成乃如是耶罰之  
以酒謂克墩幹曰予嘉汝等之言臺諫之名徒聞於古未見其  
人予於汝等見之 命飲之酒乃召允成謂曰石乙山憑勢殺

人恣橫無忌虎兇出於押龜王毀於櫝中是誰之過也卿不得  
辭其責矣且富貴而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卿往來鴻山令守  
令邑人皆來謁見此則人情常事耳但卿設烟戶軍伐人園木以  
營私第且多隱亡丁以損軍額此則卿實有罪今者臺諫連章  
極陳責予不加罪於卿言甚切至予既受責卿亦宜甘受因  
命進酒允成鴻山人少貧賤讀書於鴻山鄉校勤苦不怠為人  
鹿鹿豪鷲猛有力善射其氣有落落過人者及登第筮仕 上在  
潜邸已知其為人器異之癸酉為靖難功臣後又與佐翼功臣  
眷注日篤不數年而權位已極遂致富貴既富貴強狠悍戾不  
顧行義專以氣勢凌人富貴自矜乃廣樹田宅多置嬖妾以償  
其平生所不足者雖父兄之尊亦視之蔑如故威勢氣焰薰灼  
中外人多畏憚其積威之極至於家臣殺人云 上嘗謂曰卿  
之所失在自是非人作氣勢以侮人卿自慎之允成但免冠謝  
之而已○甲子 賜宴于高靈君申叔舟幕以饒河東君鄭麟  
趾 命綾城君具致寬寧城君崔恒仁山君洪允成戶曹判書



盧思慎等諸宰樞往赴○禮曹判書任元濬同副承旨韓繼純  
執義李克墩獻納曹幹等鞫鴻山戶長李孝生誣告德寧之族  
謀害大臣事以啓傳曰誣告關係生死不可不慎須得首謀  
者以定其罪今日則已令諸宰餞慰鄭麟趾計洪允成當於明  
日來謝來則予親問之○遣注書趙益貞問於左贊成金國光  
曰去秋征建州軍士三千餘人仍留平安道防戍期以解冰如  
今有湍住子請兵來寇聲息召還戍兵否國光對曰既征建州  
不可又留過多如不得已則可遣人代之上曰明當與諸宰  
商議○承政院奉旨馳書于京畿觀察使李季專曰今去河東  
君鄭麟趾於水原府設宴慰之○慶尚道問弊使銀川君積來  
復命積為人粹直言語過高上常重之至是以問弊使巡歷  
諸邑初皆望風畏威既而所至日以宴飲為事諸邑凋弊一道  
疾之曰問弊使反為有弊使○乙丑高靈君申叔舟綾城君具  
致寬寧城君崔恒仁山君洪允成禮曹判書任元濬戶曹判書  
盧思慎等來謝恩召入設酌又召慶尚道觀察使金謙光忠

清道觀察使安哲孫饋酒謂曰汝等委任一方各謹乃事諺曰  
好事不如無卿等須勿令煩擾生事且義法如良藥察其病源  
以治之則病可愈矣藥雖美而過於用則疾反作矣卿等以義  
法治事勿煩民生事又 召鴻山戶長李孝生問曰誣告首謀  
者誰也孝生對曰臣在鴻山洪允成使伴人尹生招之謂臣曰  
鴻山人陰族尹氏者誰也汝當列名而來臣不得已錄數人以  
示之允成以本人等謀害大臣起草令臣書之以告臣初不與  
謀 上謂允成曰卿宜自辨允成曰臣常在京豈知鴻山有某  
某人耶且尹生者其時持鷹以逃臣實不知孝生再言尹生其  
時不逃允成使此人招臣臣不得已從之 上命出外鞫之執  
義李克墩等又請罪允成 傳曰誣告事皆其羣下所為非允成  
所知不可以此小節加罪功臣後勿復言即 傳旨義禁府曰  
石乙山凌遲處死妻子徙江原道尹同叱三貴賢同叱三皆斬  
白奇小南各杖一百李孝生杖一百流三千里全家徙江原道  
屬官奴金之慶收告身李卜進崔仲山等追捕之崔倫囚京獄

又傳旨禮曹曰鴻山人羅季文妻尹氏不畏威勢能復夫讎節義可嘉官給米十石特復其家石乙山憑藉允成威勢武於鄉曲莫敢誰何打殺羅季文其妻尹氏訴於鴻山縣監崔倫倫於允成同里閑依允成得宰鴻山不肯聽理又訴於監司金之慶之慶初聞驚駭囚其事于人終亦依阿允成托以經赦放之至是皆服罪之有差○承政院奉旨馳書于善山府使金守和曰府人甲士趙球為鹿所傷今者差愈還家爾其曲加存恤安接之具由以啓仍令沿路諸邑諸驛厨傳以送○丙寅尹氏德寧來謝 息曰妾為寡婦伶俜無賴不可與讎同處一邑故欲剃髮為尼計已定矣今蒙 聖恩羣惡畢除讎怨已復又 賜米給復妾雖不為尼 聖恩至重可保餘生將結廬亡夫墳側以守林木 上嘉之命餽時人謂善哭其夫○有人告溫井在公州境上 命宣轉官慶維率告者馳驛往觀之○丁卯 命承傳宦官安仲敬搜行宮內無標信者得數十人○召高靈君申叔舟綾城君具致寬寧城君崔恒左議政洪達孫左贊成金

國光禮曹判書任元濬戶曹判書盧思慎及承旨諸將等設酌  
又召慶尚道觀察使金謙光忠清道觀察使安哲孫命皆  
進酒自御溫井以來未嘗舉樂至是命達孫彈琴又令工  
人奏樂晡時乃罷○京畿觀察使李季專進鵝御扎曰無求  
而進無意今後勿進○時自德寧哭泣訴冤之後遠近人民雖  
無冤抑者小有不平於心輒於行宮近地痛哭命皆即決  
以故無夜不哭反成騷擾命張榜曰自今以後凡有告冤者  
皆詣南門外令義禁府受而啓之若夜哭聲徹御所者論以  
衝突儀仗律然猶不止○遣成均典籍李亨元于全羅道監檢  
漕運軍器絲奉盧趙卿于慶尚道點檢軍器○慶尚左道節度使  
衡奉書于承政院以啓曰欲往全羅道光州見病子命回書  
曰今當明使之來諸邑騷擾越境來往甚有弊卿勿往見○義  
禁府啓前沔川郡事金自省結城縣監韓玉山以白丁申哲山  
為強盜鞫之而不察疑辭遽加拷訊抑勒取招洪州判官朴元  
忠保寧縣監崔塙等以考覆官蹈襲前案不更分辨罪應杖

七十徒一年半 命已經赦只罷其職義禁府又啓曰前海義  
縣監李季禧率軍捕賊之時使姜思孝射白丁延壽致死罪應  
杖一百 命收告身○時諸道刑決或累年未決獄囚甚夥  
命擇隨駕百官分授考覈直啓以決○戊辰有女哭于 行宮  
西隅問之乃前日洪若彝所歐殺乙萬妻也 命左贊成金國  
光戶曹判書盧思慎禮曹判書任元濬同副承旨韓繼純執義  
李克墩正言崔漢公等鞫洪若彝辭連人夜深未竟 命移囚  
于京獄○遣漢城府判官梁震孫于洪州海美等處推鞫罪人  
○傳曰貞懿公主來浴温井酒及柴炭曲加支給本邑郡守常  
留禁盜如有公主所索之物隨宜備給○都摠府啓曰清州人安  
乙之違法哭以訴冤罪應絞 命只杖八十○己巳 駕還次  
于陽城所草平○庚午 駕次于水原斗院平○辛未 駕次  
于大方洞平○奏聞使高台弼回自大明○壬申 駕至箭串  
都要淵留都百官以時服迎 駕召宗宰設酌有頃 動駕還  
宮 御思政殿 召隨駕宗宰諸將及留都將相設酌 召隨

駕諸將饋酒謂曰今陣衛整齊卿等之力也又命河東君鄭  
麟趾進酒仍與論話至夜乃罷○諭平安道中道節度使李克  
培東道節度使黃斯允西道節度使金堅壽曰今既破建州餘  
寇窮遁日夜痛憤聚謀報復我則宴安彼則治氣其勢必有事  
矣卿等焉能預慮卿等所不意取誤有三條指于後一若寇來  
則必請諸種多來我則兵分無支梧處誤一也一彼以船以游  
來路數多而我等徒守灘岡覺誤二也一敵或佯北引入伏中  
我則貪功必致於人誤三也○承政院奉旨馳書于平安道觀  
察使吳伯昌曰前者滿浦來唐人加吾沙等十五名今令尹弼  
商取招以啓卿可移置加吾沙等于寧邊府曲加頓待命勿令  
明使知之遼東解道義州人洪石乙金伊給駟以送○癸酉  
召司憲府掌務謂曰奔競之禁本為昏夜乞哀者設也邇來科  
禁大嚴朋友親戚隣里慶吊迎餞之禮在人情不可無者也而一  
切禁之是絕人之道也古今天下安有如此之法乎今後宰相  
家蹤迹詭秘者外勿禁可也○甲戌命高靈君申叔舟左贊

成金國光都承旨權城問金輔父純福及其族親所欲皆答曰  
無命皆饋送仍議授職事○鎮南君終生上言曰子進禮君  
衡為慶尚左道節度使其子如意隨母在全羅道光州得病衡  
欲往救療請許之從之○命戶曹賜農歌人俞光右張乙珍  
莫金乙奉巨千布各二匹又令兵曹給驛還家○密城君琛與  
其妻歸溫陽溫井命所經諸邑親監供頓且給擔夫又馳書  
于忠清道觀察使安哲孫曰路次及留連時令守令親監支持  
○傳旨義禁府曰劉昭為洪山縣監為洪允成發烟戶軍盡斫  
羅季文園中松木且允成多匿良人于其戶而軍籍書以物故  
使之脫漏其鞫以啓○傳旨刑曹曰工曹奴劉山桂同丁亥十  
月間穿本曹庫盜用銅鐵鞫問以啓○正朝使朴蒼回自大明  
○乙亥御思政殿設宴孝寧大君補河東君鄭麟趾蓬原君鄭  
昌孫高靈君申叔舟上黨君韓明澮綾城君具致寬延城君朴  
元亨中樞府領事沈澮寧城君崔恒領議政曹錫文左議政洪  
達孫中樞府判事成奉祖漢城府尹李石亨禮曹判書任元濬

大司憲梁誠之中樞府同知事洪應僉知事丘從直行上護軍  
高台弼等入侍 引見日本國使臣融圓宗禮等及幹朶里馬金  
波老李家老兀良哈金舍老等亦令侍宴融圓獻土物及綵花  
上謂融圓宗禮曰汝等到京已久予幸湯泉未得接見汝國  
王所送花與屏風甚好所進之酒亦嘉爾等其進酒又曰北方  
有野人今皆來朝予與同飲彼自遠方來不敢不爾又謂曰汝  
國王連遣人通信而予一不回禮以海國路遼遠難於往來也  
向者遣人往汝國適遇風波終不得返從此未敢送今欲付汝  
送之可護來往乎對曰臣等當偕往來又曰汝等無乃有欲言  
耶對曰餘無可言但我國今欲造藥師寺願 聖上助緣 上曰  
汝雖不言汝國王書契已請之且雖無書契予聞汝國將作大  
寺亦當助又曰江北有枳江南有橘春風和暢敷榮毓秀一  
也 上謂馬金波老李家老等曰前此汝輩多來予適幸湯泉  
未得接見今汝之來值予還宮故接之馬金波老對曰臣曾與  
兀狄哈有隙欲相和解往彼處因此晚來得拜天顏何幸如之



上曰日本國王所遣花草汝等見之如此花草汝等亦可作耶  
命進酒賜宴卓于融圓等謂曰汝等退而適館當自歡飲 召  
戶曹判書盧思慎執其手與語仍謂密城君琛曰汝知思慎之為  
人乎可謂國士無雙者也融圓等至館問通事田養民曰柘木  
橘樹之言何謂也養民曰北方柘木野人也南方橘樹汝等也  
皆自遠方來而與 聖上同日宴樂是陽春布和萬物皆春也  
融圓等聞之莫不墜淚○丙子放文武科初重試榜賜酒樂于  
永順君溥河城君鄭顯祚慶宴○命罷大司諫宋文琳職以嘗  
為忠清道觀察使誤以申哲山為強盜也○遣宦官李重斤于  
京畿抄發廣州水原楊根砥平川寧利川陰竹龍仁衿川果川  
陽川楊州陽智竹山加平等邑衙前吏卒分二番每一番各二  
百人採金○丁丑送唐曆三件于京畿五件于黃海道九件于  
平安道分付明使所經諸邑○承政院奉 旨馳書于忠清道  
觀察使安哲孫曰密城君琛浴前一度浴後一度皆親到慰宴  
且許用御浴桶又馳書于京畿觀察使李季專曰密城君琛上

來時親到水原府一度慰宴○遣畫貞裴連于金剛山畫山形  
以來○戊寅盜入福世庵竊火爐及僧衣 命閉都城四門令  
刑曹都摠府義禁府大索三日又於四郊要路各遣內禁衛二  
人兼司僕二人壯勇隊三人步正兵二人把截邀之竟未得○  
上與中宮幸貞懿公主第路有一老嫗稱訴曰子吹螺赤朴有  
丁在溫陽犯擅離左右之罪見囚今移囚京獄有日 上問承  
政院曰此事滯於何處至今不決乎且如此留滯之事豈獨有  
丁其令刑曹義禁府錄囚以啓承政院問有丁滯獄之由兵曹  
正諱金九英對曰有丁事兼判書金國光所啓而國光近有疾  
且有親服在告故未得更啓 幸承順君溥第溥適出遊街  
上遣人招之有頃乃至 上曰予因存問貞懿公主遂率壯元第但  
遊街止今日益加一日 命戶曹賜米五十石俸而動駕令溥  
具前後所率人奉雙蓋前道呈百戲還宮御慶會樓下觀戲  
命賜溥所率人等綿布○承政院奉 旨馳書于京畿觀察  
使李季專曰前去李重斤所領役採金軍四百名內分二百名

付今去宦官李清分左右採金○諭八道觀察使曰咸吉平安道從征軍士罷還時各欲速歸其家所受官軍器不納帶去者頗多令諸邑守令各其境內所居從征軍士處急速尋訪隨所得差人以送但尋問之時慎勿煩擾○已卯放生負進士榜○令三館儒臣赴河城君鄭顯祖宴特賜酒樂○夜盜入壽康宮○庚辰先是平安西道節度使金堅壽據義州居民等狀告馳啓江外黔同島鳥暮亭威化島等三處前此無賊變時舉家往耕農自辛未年兀良哈入寇以後農民多被擄田稅數少軍士受弊無益於民請勿耕 召高靈君申叔舟綾城君具致寬上黨君韓明滄寧城君崔恒領議政曹錫文延城君朴元亨右議政康純戶曹判書盧思慎及承旨等議之叔舟等議曰三島之中石灘水淺勢難防守處則姑待明年防守然後耕種為便上令河城君鄭顯祖傳曰不可不耕者有四每年耕種得穀之地今年不耕是失今年穀其不可廢者一也古者一闢國百里今棄而不耕是日蹙國百里其不可廢者二也今年不耕明年

不耕虜得自耕則彼將曰斯土斯田皆本我有則後無可言其不可廢者三也人主固當威振曰方今畏被擄棄而不耕則是示弱而已其不可廢者四也卿等須更商量僉曰上教甚合事宜御札事目曰一護渡耕即還母宿江外耘獲同一堅禁漁獵飲酒又議日本國藥師寺助緣物數于諸宰議各不同竟未歸一傳曰自今申具韓三政各輪次來承政院考檢待明使諸事他餘公事自有承旨○以朴元亨為左議政洪達孫南陽君芮承錫大司諫○命明使金輔父純福兄金同妹夫禹漢東從父純粹純祐純善表叔康賀孫鄭若康末生等往開城府迎輔令京畿觀察使李季專備給壺果○上慮故太監鄭善之柩為盜所發令京畿觀察使抄定近居壯實人每一番二十名輪日守護○承政院奉旨馳書于江原道觀察使金瓘曰洛山寺造成時聽僧學悅言便宜發馬其馬文令襄陽府使成給○傳旨內需所賜粹嬪水田可種三石地農舍二區緇黃豆并一千石尹昭訓水田可種一石地月山君娉水田可種三石地農

舍二區縮黃豆并三千石

者乙山君

諱今

上慶根

即明懿

水田

可種二石地農舍一區縮黃豆并三千石○傳曰明使之來已

逼文武科試嘗於本月二十八日開場諸宰議啓曰明使之來

日逼且事煩請勿講經殿試對策一道會試賦表武科武經七

書中一書四書中一書試取從之○辛巳前夜新生負宋諶遊

街盜出路中劫其從者 上命上黨君韓明澮都承旨權城等

鞫之○上與中宮率世子幸臨瀛大君璆第設酌 傳旨戶曹

賜龜坊君浚柴場周回二十里稅鹽五十石○故太監鄭善弟

鄭恒進玉帶一腰珊瑚樹一枚段子十匹 命優給其直○承

政院奉旨馳書于右叅贊尹弼商曰前者碧潼郡來唐女康林

等二口理山郡來唐人李有等二名移接于博川郡曲加供饋

取招以啓勿令明使知之○壬午承政院准得劫打宋諶從人

者乃瑞原君案家奴也諶妻尹昭訓之弟故昭訓聞之驚駭入

啓實則諶之從人與瑞原君家奴相鬪已與和解矣○御扎議

竊盜初犯抵死事于議政府六曹○明使金輔母在長湍郡病

遣醫鄭自周賈藥徃救之○賜內資寺奴斤中義盈庫奴吾乙  
未等各襦衣一領笠子一頂令兵曹叙用以告內資寺官吏不  
法也自是部民爭先告訴故因自百司外至守令雖無所失皆  
垂首喪氣莫敢出一言以令其下下陵上替風俗日薄○戶曹據  
洪州住私奴無里大等公州正兵陳息忠等狀告啓重興寺僧  
及長安寺僧等各以其寺田稅收納恣行民間抑倍侵漁使民  
失所請令攸司推鞠徵還本主從之○癸未 傳旨戶曹曰明  
使金輔父母米十石黃豆五石醬一瓮鹽二石兄金同及妹弟  
漢東妻各米五石黃豆五石並以所居邑軍資穀給之○工曹  
判書南怡請直赴武舉會試從之○甲申上黨君韓明澮以判  
決事金良墩行護軍權恪執義李克墩擬為日本國通信使判  
經都監使崔灝侍講院文學金季昌軍器寺僉正河漢近為副  
使承文院習讀官金閔宗為書狀官以啓命 召恪令永順君  
溥問曰汝知國家祥瑞乎且知須陀味者乎恪對曰往年圓覺  
寺供佛持有舍利分身天雨四花之瑞如是者非一臣得聞之

然通在官未得目擊 傳曰僉舉汝通信使汝可往哉時彼國  
方亂耳海道險惡人皆憚行○遠接使尹子雲奉書于承政院  
以啓曰本月二十二日明使姜王金輔等賫勅到鴨綠江頭目  
四十人擯子一百七十都司二人○傳于吏戶曹曰令領議政  
曹錫文仕戶曹行兼判書之任○乙酉夜強盜數十人入優人  
崔乙松家劫奪家財承順君溥聞之以啓 命閉都城四門大  
索承政院啓曰日本國王使臣處請令禮曹郎官語及明使出  
來之由曰建州諸種野人屢犯中國邊境搶掠人畜無算中國  
莫能抗 皇帝請兵于我國 上遣偏師征討盡蕩巢穴 皇  
帝嘉之遣使賫賞賜而來 御札曰可令通事語之○承政院  
奉 旨馳書于李重斤李清曰今明使出來諸邑事煩其速放  
採金軍將所陶金以來○內降書曰朴政丞當與日本使議曰  
往年我國通信使船敗死者數百人 上以我國人不習乘船  
難以通信雖切通信而阻隔者數年今特 命遣通信使欲寄  
上人之行已下本曹一如昔日勤政殿宴上人所親聞其中行

李事宜須與上人同議上人雖客使通信之事義同一體上人  
明白指示○朴時衡獄中為書令其弟訴寃其書曰臣時衡草  
茅賤士也臣所居道為全羅縣為長城里為小谷臣早喪母臣父  
鴻纒居失產小土田奴隸家莫貪焉臣年甫踰五歲令學文七  
歲入小學一日以臣為不能誦文父怒將加楚焉執楚而復自沮  
乃曰吾欲令汝早年成名喫著自裕矣今汝內失慈母而我又  
從而楚之息其傷矣不忍為也仍泣下即領臣尋一稍知經書  
僧托焉臣日誦百言習解經傳讀罷講餘時與老師談禪家事  
於臣之心稍稍喜焉不獨喜也惟出世為意所謂父客還本住  
也所謂逃空虛者聞人是音足然而喜也於是挾卷尋幽八月  
出山不見父者又五年臣年十五還家覲父父怒焉而不與我  
語而喜貌并焉溫乎其容若喜其來也厲乎其色若怒其來之  
不早也向夕臣侍坐父之寢側從容乃告曰小子早喪母而家  
人薄特無以自振矣願脫世塵入名山欲成拔拯九族之緣今  
世成名榮孝一父孰若拔九族之勝因乎此臣早年氣守精全



神一志壯之時之語也臣父廢然乃曰汝之言然矣然吾家派  
系甚微資產頗苦汝之曾祖為中郎將名承鳳祖為甲士司正  
名英實我且以有疾不仕為學生嗟乎皆不免鄉人也我乃慨  
念勸汝學文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其期待之望不其深乎今汝  
割愛出家剃髮歸山則我之所以平日育汝長汝教汝待汝之  
望缺矣如汝所說與其成未來拯族之良緣孰若登第立身親見  
其孝於吾目中乎及復慈誨臣勉從父訓朝耕夜讀若經若傳  
若諸子之書靡所不閱粗得支流業勤而不精矣恭惟我主  
上殿下應天順人登極二年丙子春臣出遊場屋幸中文科第  
二名國朝以臣稍知文字令職兼兼藝文館踐歷華秩臣每於  
受祿之日告妻子乃曰我以蓬蒿賤士特荷 聖恩以祿代耕  
仰足以事父俯足以育妻子將何以報效聖德於萬一乎汝  
等當匪懈事我而我當斷斷無他小心奉職爾臣之感荷 聖  
德之心其視世祿子弟千有餘倍矣萬有餘感矣敢向傍人以  
發屬 上之說乎萬萬無是理也况我 殿下即位以來德洽

仁深兩暘時若歲稔屢登政之弊者革之典之闕者補之至於  
禮樂制度益之損之與時宜之民樂莫安治臻泰和若野人若  
日本若三島若琉球國四夷皆來庭焉休祥異瑞皆駢集焉萬  
物欣覩運屬亨嘉不惟小國懷而王焉以至大國之待我 殿  
下其禮其義視古隆焉視列國盛焉非我殿下功德之盛能  
然乎三皇當讓道矣二帝當讓德矣三后當讓功矣然於聖心  
不自為治宵旰惕厲尚慮下情之壅蔽一民之不得其所或設  
櫃或執籌洞開言路去姦慝恤困窮遠聲色近忠良日與碩輔  
參天贊化左講大學生右閱羽林士賢不拘方而立之才不求  
備而用之故苟有一藝一能者莫不知遇於時展其才矣三代  
以下人才之出於斯為盛臣雖不才欲見知於天鑑而一展所  
學者久矣今不幸被儉人訴見拘於獄受五次杖留十三朔年  
載之下臣與公治長同其迹矣初黃白童之告言曰李伯弼之言  
曰於時衡大祥之日領弟勤弼到時衡家吾向時衡始發語端曰  
服闋顯仕兼濟我輩時衡荅曰吾將待時而仕矣子勿言也伯

弼則於長城見推之日乃曰座有李丙奎者始發談話之端白  
似半僧似乎狂才德兼亡如薛晟者拜高官為潭陽府使如吾  
輩將不能登顯仕矣時衡答曰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何白童伯  
弼二人或稱顯仕濟我或稱薛晟不才語端之矛盾乎如是大  
獄之辭伯弼言之豈不明且詳也白童聽之豈不詳且明也二  
說不同其情其詐於此可見且伯弼者於義禁府初推之日與  
白童再三面詰曰白童所告之言專非吾口出也吾但令告若  
防川若造墓沉濫等事爾他無所言也一次刑推之日則時衡  
有道無道之說指薛晟言之爾非屬上言之也於二次刑推  
之日亦以此白之至三次刑推之日乃曰時衡則指薛晟言之  
而吾疑屬上之言也故令白童告之也然則白童之所言是  
也則伯弼之所言非也伯弼之所言是也則白童之所言非也  
二言非俱是也非俱非也臣之意以為顯仕濟我之說則與有  
無道之語序相順也薛晟不才之說則不近也伯弼之言始焉  
以聞而言之中焉以不聞而言之又中焉以指薛晟而言之終

焉不定其說而言之始之所言是也則中之所言非也中之所言  
言是也則又中之所言非也又中之所言是也則終之所言非  
也以一舌而四變其說其情其詐又可見也臣之意以為伯弼  
之所始之以聞而言之者以其嫌怨欲害小臣且要功賞而  
言之爾其情是而其言非也中之所言以不聞而言之者駕空立  
說飾辭為難而面臣之面自有忸怩之心而言之爾其言是而  
其情非也又中焉所以指薛晟為言而言之者理屈辭遁不  
能隱其所言而言之爾其言非而其情亦非也終焉所以不定  
其說而言之者若聞若不聞遊其辭而言之其言巧而其情曲  
也臣豈誘伯弼能使之稱不聞稱屬進退於薛晟也耶臣雖贈之  
以千金而誘之伯弼已有指揮之元情而且知妄告之必及坐  
也肯從臣之誘說乎此臣所以痛哭流涕者也有道無道之說  
臣若丁寧言之伯弼若丁寧聽之而以忠心為之告也則其肯歷  
三載之後借人之舌而為之告也哉其情其詐又可見也且伯  
弼之為人不能識文字故每於推問之時則不能解見推文而

使堂吏讀之而後書其名也不識文字而能解聽有無道之說者必有異也其情其詐又可見也魯論曰邦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也而今於伯弼之言無邦字其情其詐又可見也有司官推問之意必以為儒者輕薄固其宜也言之必矣然而伯弼者欲害小臣之心重且大而要功之心又從而深矣古今天下惟利是求惟忿是逞之人其為造言何足恠也臣聞之周官以鄉八刑治萬民而造言之刑居其一焉然則偽言造語者古有其人矣今獨豈無其人也耶惟有司其以臣為隱乎臣無憾乎爾若曰薛晟者厚接則見薄接則不見則薛晟者潭陽府之守也時衡丙奎長城縣之居氓也薛晟者非時衡丙奎之城主也時衡丙奎非薛晟之化氓也然則時衡丙奎量以薛晟厚薄之待而越數郡之境為之進為之退也耶况時衡丙奎之於潭陽無一頃之田一口之隸乎其情其詐又可見也且曰時衡之所以構大廳者為閑遊計也伯弼之造言可謂巧矣人生世間孰不營家以居者乎况臣父於平日欲構大廳鳩村立基未就而亡然則

構大廳者父志也非臣志也書曰厥子乃不肯堂矧肯構為人子者繼其父志爾豈以不任之計而為之也耶且伯弼以其弟勤弼與里人金義順為公證而義順則受杖六次而猶以不聞而言之設有聞焉庸有隱乎義順之於時衡雖父兄尚不能忍焉况非族乎其弟勤弼者亦於一次刑推之日乃曰我則因醉而不得聞也乃於二次刑推之日聽兄之誘曰吾亦與聞焉向之所以稱不聞者以丙奎者誚京時行至良才驛路次誘之曰汝則相為容隱也宜以因醉不聞言之可也又於更推之日乃曰丙奎者行至行院路次誘我曰汝則相為容隱也義禁府必不聽理汝言也云爾餘無所言也蓋至此而丙奎所誘因醉不而聞之語乃自造詐言也故率爾而遺忘之矣其情其詐又可見也或稱良才道中誘之或稱行院途中誘之蓋行院良才相距幾百里也何前後語端之有違也耶初焉其兄伯弼則受杖一次而以聞其說而指揮白童告之為言而其弟勤弼則受杖一次而以不聞言之然則為勤弼者愛其丙奎乎愛其兄乎

惡其骨肉乎惡其隣人乎安有其兄受杖曰聞之而其弟受杖曰不聞之理也哉其情其詐又可見也而况伯弼動弼白童之言頗有詐端歷歷於推文而有司官不此之察一以伯弼兄弟之言為是而律臣重辜臣之為悶極天地也言之是非事之真偽府官坐堂上郎廳立堂中使合集堂下憲府諫院亦與聽理焉見之班班聞之昭昭令一一進而問之於殿陛之下而兼考推文則可知其情況臣雖不肖之子於亡父大祥之日罷朝夕奠離侍墳側永作黃泉相見之期然期於黃泉而可得相見乎不可得見乎其見其不見亦不可必也臣高聲大哭而後知蒙我之所以作也內激彌天之痛外迫涕泗之哀縱有隣人挈壺而來不獲已應之爾奚暇開襟吐懷與左右談話而論功名事乎况臣讀聖賢之書稍知父子之情者乎又萬萬無是理恭惟殿下鑑焉且臣性本寡言平時家居太多沈重故妻子嚴之奴僕嚴之隣人亦嚴之而不敢近也至於居官亦猶如是未嘗一語不知出於口也其敢大唱屬上之說於衆人之視聽乎又

萬萬無是理也凡多蚩之徒善有智者尚不敢發亂言於父子  
兄弟之間况其旁人乎况其稍審理者乎恭惟我 殿下鑑焉  
臣自登仕以來一不呈辭夙夜奉職十年于茲矣然則謂臣為  
有道則見者耶謂臣為無道則隱者耶臣不是無道則隱者也  
耶則雖以臣為言之而不為罪也臣何隱乎哉且不惟不呈辭  
爾臣略無稱疾懶於朝參怠於仕進小臣為國之心若是爾安  
有發此之言也哉又萬萬無是理也夫言者心之聲也有諸心  
然後形諸言臣自探肝肺未嘗有一毫他心存焉此言此聲何  
從出乎此臣之又為痛哭流涕者也仲尼之言曰人之生也直  
罔之生也幸而免臣若言之而隱也身雖容於覆載之間而內  
有不縮者存庸有安於心者乎寧死而後安也嗟乎人身未易  
得也而丈夫之身又未易得也丈夫之身未易得也而丈夫之  
心又未易得也丈夫之心未易得也而 聖明之時又未易得  
也臣今得難得之身難得之心難得之時而中道夭於檢人之舌  
則臣之賦命為何如也譬如兔足長于伯樂之廐不能騁其才而



中道死於野稷之手大木生於匠石之園不能售其材而中道摧  
於斲工之斧豈不惜哉伯弼之舌不啻慄於野稷之手斲工之斧  
矣雖然臣竊惟生非身有是天地之委和也身非身有是天地之  
委形也性命非臣是天地之委順也四大假合而為形散而為幻  
其合其散莫知其極合固奚足喜散固奚足悲生固奚足樂死固  
奚足憂有合則散為之繼有生則死為之代傳燈者前焰非後焰  
比形者今吾非舊吾雖欲執之而留皆自冥冥中去矣攬其此形  
竊然而私之者不可也臣惡乎知悅生之非惑耶臣惡乎知惡死  
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昔驪之姬父封人之子也方其歸於晉  
也涕泣而憂及其至晉與王同床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臣惡乎  
知死者悔其始之慚生乎臣之過去業之善惡未能審也臣處今  
生內無姦偽之心外無暴戾之行而除去惡障者久矣惡知夫悔  
其今之慚生乎臣聞之曰夢飲酒者朝而哭夢哭泣者朝而田獵  
蓋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  
莊周栩栩然夢為蝴蝶但認蝶爾惡知莊周也濛濛然覺為莊周但

執莊周爾惡知蝴蝶也孔子夢見周公惡知面周公之非真也覺而  
不見周公惡知面周公之非妄也故有大覺而後知大夢也今臣  
魂交形闔愛不能覺甯詎知夢者為妄而覺者為是生者為幻而  
死者為真乎列子之說曰有真人然有真知臣非真人也所以不  
能無憾於今日者也臣聞大雅之詩曰日監在茲李白之詩曰  
上有白日當天心照之可以事明主臣之頭上白日正臨而不能照  
臣肺肝將何以暴白此心於天地間乎若不能暴白則終不能事  
我明主也明矣此臣之所以大為痛哭於獄中者也臣又聞  
大慧之頌曰佛日照三界眾生依末光臣生 聖明之代遇萬  
劫難遭之化不得為之依歸而隕軀於非辜此臣之又為痛哭  
流涕者也昔阿難暫離世尊牽溺娑舍而尚為悲泣况今小臣永  
違 至尊以惡名而斃者乎此臣所以泣不止悲而至於流涕不  
止流涕而至於痛哭者也悲夫人孰無死以亂言之名而天乏者  
不其悶乎人孰無舌造亂言之語而掉之者不其嚴乎大抵人  
主之觀臣觀其心而已苟有一毫欺君之心則雖有周公之才

之美餘無足觀顧臣質不華言不文性莫鈍焉才莫劣焉無所  
可觀可用者矣然戀主丹心臣何讓於古之名臣乎臣於日者  
昵侍經局幸而伏聞禁中戒忌則臣然在公至於退私茫  
然不樂者有之矣臣之妻子見臣之容曰今日有何不樂事存  
焉何其色之不愉也臣默不言爾及其朝參臣立殿階之下  
仰瞻天日之光則私自欣忭足蹈四拜乃退臣身雖微愛  
君之心無異大臣矣且臣之才雖於日計似不足者而月計則  
臣又何讓於人乎恭惟我殿下試臣而後知臣也故臣於今  
日竊為我殿下念之者信儉人之言而失一愚直臣也臣倘  
於今日與古之鄒陽上書於獄中而蒙天大德則臣之幸也  
上覽之大竒其才即召致承政院解枷鎖令中使饋之于賓廳  
又令永順君溥傳曰初汝之被囚也伯弼之訴予固疑之但疑  
汝或言之而隱之敢鞫有道無道之言汝雖言之有何罪焉且  
汝雖實有罪汝才不可殺予欲用汝但汝又在獄中無柰嬰疾  
不堪任乎對曰臣無疾且健可仕即命後日授職并釋辭連

人李丙奎諸宰等會思政殿觀時衡書嘆不已高靈君申叔  
舟曰此求生而辭不諂訟罪而情益見其間辭義及覆抑揚縱  
橫出入曾無滯礙非徒文章有餘實是經濟之才養育三百年  
之間安得如此人才乎雖委以大事亦可堪也○丙戌遠接使  
尹子雲奉書于承政院以啓曰姜玉金輔本月二十四日發義  
州當於四月初九日入京義州知印金泰山將此書馳自義州  
凡三日到京 上曰如此疾馳馬必疲斃即令承政院馳書于  
八道觀察使節度使曰自今非軍情事不許馳驛○承政院奉  
旨馳書于京畿觀察使李季專曰明使姜玉族親金得等於開  
城府謁見姜玉時酒肴及餅依金輔族親例備給○丁亥獻納  
曹幹啓曰判書南怡於庚辰年初登武舉丙戌年再登拔英試  
今又請赴初試於他例不同 傳曰予誤以為欲赴重試而許  
之勿令赴試仍 教怡曰卿才望素著若不得壯元則傷才損  
望矣其勿赴試怡出宣言於衆曰 上命臣曰爾名聞天下不  
可容易赴試史臣曰怡之請赴初試者恨前日未得居魁今而

再舉則可以居魁也去年冬上幸西郊路上駐馬問怡曰汝欲登第乎怡對曰臣年少位高上德深重故不欲也上嘉之此言豈出於中心乎○贈日本國王牛黃四部藥師寺助緣綿布麻布各二千匹綿紬五百匹并其寺額字○禮曹啓建州衛兀良哈處被擄逃來唐人妙貫毛憐衛兀良哈處被擄逃來唐女妙真背失里等請從其願解送遼東從之○問禮官戶曹正郎權季禧辭上曰問禮而已無所自答事令申叔舟戒遣之○上慮明使族親謁見時禮度差失命執義李克墩率歸開城府其賫去事目一副使若問其母在處答曰在長湍本家近日小有病已平復將往王城一若問酒果出處答曰刑官備給○令中外街路及官門置空函受人密告仍張榜諭衆曰近日強盜到處劫掠而無人告之者故置空函於諸街使人人投匿名書如有因而得盜者及顯告而得盜者論賞如大典而不須三度三人以上倍之又捕強盜為首者如大典而鄉吏賤人不須二度賞賜綿布倍大典竊盜差一等雖大黨自中捕告

者免罪受賞同若知而不告則以軍令施行京則義禁府及都城四門守門五真掌之每夕呈于承政院○是日姜王金輔到嘉平館別宣慰使右副承旨成允文將行贖物件贈之王輔拜受謝曰 殿下厚意圖報末由頭目處亦贈行贖皆再拜謝恩輔私謂允文曰臣於 殿下即位之後選入中朝 殿下臨朝太平之年奉使東還得覩 天顏斯乃千一之幸須將此意歸啓 殿下王輔到安州始用女樂宣慰使尹弼商有疾遠接使尹子雲代行宣慰禮王輔每於朝夕食及宣慰後說稱我等本國人 殿下曲盡垂憐慰接至此感動天地○戊子夜召左承旨李克增參試官獻納曹幹刑曹正郎金紐會思政殿議定文科會試題曰擬戶曹請八道分遣御史改量社倉米穀令注書送于試官○傳旨義禁府杖侍女同祿一百贖流三千里鴛鴦贖杖一百流三千里○己丑 御丕顯閣召高靈君申叔舟上黨君韓明澮左贊成金國光中樞府同知事洪應漢城府左尹金吉通會思政殿月廊鞠強盜右衛率李永蕤奴亡達與金勿

金命山許於里同等為黨強盜於崔乙松家後自首捕同黨等  
命依本月二十七日傳旨永許為良○以領議政曹錫文兼戶  
曹判書左議政朴元亨兼禮曹判書時因明使之來支待事夥  
錫文善料量調度元亨能諳練禮度故兼之○戶曹啓咸吉道  
諸邑私家米穀從願相換以補軍資今其道守令或從賈人之  
請濫受綿布詐以納米移文本道者有之請令其道觀察使檢  
覈以啓又據忠清道觀察使啓本啓新昌人表良性為賑恤官  
出其穀四十餘石以救窮民其功可嘉請依金山人金孝信例  
加職獎勸皆從之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四十五





戒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四十六

夏四月庚寅朔

御丕顯閣

召高靈君申叔舟綾城君具致

寬左議政朴元亨論近日所捕盜賊推鞫事

上曰李永蕤奴

亡達者捕告同黨而得免賤此正以蠻夷攻蠻夷也此後此奴

必不得忘於賊類實此奴之不幸也致寬曰賜牌內稱捕告同

黨強盜某某而受賞此當傳之子孫永未免強盜之號也

上

曰然此奴姑喜免賤受賞豈計其他哉叔舟曰近日捕賊方急

而攘竊尤甚

上曰此無他搜捕失道耳自今出榜之後爭相

捕告雖不勞搜捕而盜自止矣元亨曰盜賊但當治其大綱耳

細瑣之盜豈能一一治之

上聞大明使姜玉妹夫金得朴今

生等私錄使臣父母喪葬所需及致賻人姓名待玉來欲因緣

啓請以要息章謂叔舟等曰金得等憑籍姜玉欲樹私息不啓

於予而欲告姜玉姜玉雖在猶可治罪况既去之後乎卿等宜

招金得等諭以此意○銀川君積赴武舉會試講書騎射皆中

格而以畫數不足當下第

上特命不拘額數畫數雖少而中

格者並許赴殿試 上謂叔舟等曰日本國使臣今當回還予  
欲於初四日幸慕華館試武舉兼引見日本使○承政院奉  
旨馳書于咸吉南道觀察使朴徐昌曰有人告石鐘乳產於安  
邊府南泉內里前山巖穴中卿其差人監守且審產出多少以  
啓○都承旨權城啓曰姜玉來則必往公州本家令所徑諸邑  
葺理房舍 上曰中朝館舍亦無淨潔處但令修本家○是日  
姜玉等至黃州宣慰使成任行宣慰禮用女樂金輔曰吾在本  
國時長於妓玉生香家習翰林別曲及登南山曲嘗於景泰皇帝  
前唱之即招妓三四人唱之曰此曲與吾前所聞異矣又語遠  
接使尹子雲曰征建州用軍樂許答曰一萬兵又問將帥誰歟  
答曰康純魚有沼南怡○辛卯日暈○試文科于慶會樓池邊  
策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自古願治之主非不欲化隆浴羨也  
而常患人心漸薄風俗日漓其故何耶盜賊之源皆曰起於貧  
窮今之為盜者率皆豪悍之徒其間才人白丁十常八九雖使  
與平民雜處尚不從化數百年来成一俗根株既未可盡去

不去則寇盜不絕將何術以處之且刑以誥姦去暴而必欲窮  
治則官吏有濫刑之弊不嚴考訊則姦暴無伏辜之理欲使刑  
不濫而情必輸亦何術以致之聽民告訴欲其伸冤抑達下情  
也而告訐成風雖不干自己之冤部民訴守令胥徒告官吏欲  
禁之則言路塞而冤抑莫伸盡聽之則上下相陵而風浴日壞  
將何處而可乎此三者皆當世急務稽之於古亦皆有之子大  
夫講之熟矣援古證今悉陳無隱 御序賢亭親試武舉○壬  
辰取文科李仁亨等三十三人武舉鄭錫禧等二十八人○以  
吳子慶為寶山君權孟禧為京畿觀察使○癸巳放文武科榜  
○甲午 御思政殿引見宗宰諸將及新及第等設酌召文科  
狀元李仁亨曰汝是李義亨兄耶義亨豪傑之士汝得如義亨  
足矣又 命新及第等就前教曰爾等慎勿自賢人而自賢其  
餘不足觀也○遣行副護軍趙信孫領別侍衛甲士并二十人  
壯勇隊破敵衛弁二十人搜捕賊人于水原北材鳩岳等處○  
乙未姜玉等至開城府宣慰使鄭昌孫魚世謫等行宣慰禮玉

見族親二人問其母安否荅以甲戌年身死玉悲泣不已金輔  
父純福入見輔迎入坐諸北壁倚子四拜扣頭坐於西壁倚子  
兄同入謁令坐東壁叔父純祐純善純粹亦欲入謁輔曰是  
父之同母兄弟年吾未之知也因曰父之棄我母專是叔父等  
指揮也○丙申承政院奉 旨馳書于京畿觀察侵權孟禧曰  
金輔母能騎馬則給馬以遣若不能則以轎子舁送○傳旨宗  
溥寺曰娥林正植藥川副守循長澤副守孝慈永善令利等謀  
欲直赴會試飾辭以啓曰適有疾未赴漢城試其鞫之○傳旨  
內需司賜粹嬪高陽農庄奴毛知里稻黃豆并六百石温陽農  
庄奴得萬稻黃豆并四百石及高陽農舍奴哲山所受水田可  
種三石地尹昭訓揚州奴金三所受水田可種一石地月山君  
嬪公州農庄奴元生稻黃豆并一千四百石慶山農庄奴介叱  
同稻黃豆并一千六百石忠州奴貴今所受水田可種三石地  
者乙山君諱上稷山農庄奴末乙生稻黃豆并二千石積城奴  
石乙仇知所受水田可種二石地慶根即明忠州農庄奴貴

全稻黃豆并二千石水田可種二石地○丁酉先是姜玉等到鳳山郡守成重識訓導尹壽榮松禾縣監申碩廉等就玉前將拜玉執臂強止之乃行揖禮次謁金輔揖而不拜輔脫重識等紗帽責之曰若語尹宰相則當有罪責然汝等本鄉人故赦之耳遠接使尹子雲聞之即奉書以啓又觀察使取招以啓命大臣議之議有異同御札曰啓本之事勿令玉等知之若知而問之答曰觀祭便聞其失禮方推劾將啓殿下矣遠接使之答隨宜可也○諭平安中道節度使李克培東道節度使黃斯允西道節度使金堅壽曰今謝恩使金良楸護送軍一千名擇虞候守令軍官中可為將帥者二人領送○癸太監鄭善于廣州地題其墓曰大明尚膳監太監鄭善之墓○戊戌姜玉金輔等捧勅入京上率百官幸慕華館迎勅如儀上還至景福宮入幕次召都承旨權城曰朴元亨以政丞為館伴不合舊例須佩中樞府領事號牌玉等若聞元亨職事當以領事答之召右承旨魚世謙謂曰勅書及賞賜汝往措置令一時並入有頃

使臣至闕 上受勅如儀其勅曰嚮者朕命將率師致討建州  
逆虜俾王協助天兵今得王奏知遣陪臣中樞府官康純等康  
純等統衆萬餘渡鴨綠潑猪二江攻破兀彌府諸寨殺逆虜李  
滿住古納哈父子等斬獲其部屬頭畜焚其廬舍積聚得其所  
掠我東寧衛人口遣陪臣吏曹參判高台弼獻俘已將王所獻  
賊屬依例處置人口給親完聚牛畜給軍屯種良由王世篤忠  
貞故朕以尺札命王而王國之衆響應于海東朕之將士雷厲  
風驅內外合勢逆虜瓦解王可謂無負朕所命矣朕與王君臣  
同心豈不羨哉今遣內官姜玉金輔至王國賜王絲段白金紋  
錦西洋布其康純高台弼等亦各有賜以旌其勞王其欽承之  
賜國王銀一百兩青如意葵心絨錦一段栢枝綠壽帶寶相花  
絨錦一段青蓮球花絨錦一段丹礬紅纏枝寶相花絨錦一段  
織金宵背麒麟暗骨朶雲大紅紵絲二匹織金宵背麒麟暗骨  
朶雲黑綠紵絲二匹織金宵背麒麟暗骨朶雲青紵絲二匹素  
暗花八寶骨朶雲大紅紵絲一匹素青六雲紵絲二匹素暗骨

朶雲大紅紵絲一匹素鶯哥綠六雲紵絲二匹藍絲綃四匹紅  
絲綃八匹白西洋布十匹領兵官康純魚有沼南怡各銀二十  
兩織金宵背虎豹大紅紵絲一匹素鶯哥綠六雲紵絲一匹素  
青六雲紵絲一匹素黑綠六雲紵絲一匹紅絲綃三匹藍絲綃  
一匹禮訖設使臣座於殿東 御座於西王等曰不敢相對  
上曰王人相對坐何敢違禮王等曰我等雖朝廷所遣元是本  
國百姓 殿下正殿立亦不可安敢對坐乎 上曰兩大人奉  
帝命來賓主相對古今通禮不可廢也王等曰然則 殿下之  
座請近北 上曰恐副大人之座過卑王等再三強之乃小移  
座王等就坐行茶禮訖王等曰 殿下討賊之功朝廷甚嘉之  
勅書所錄之物禮部所奏也其織金蟒龍六匹勅書所不錄是  
皇帝特賜也 上曰我國以小功優荷天恩惶恐無地王等往  
大平館 上命永順君溥綾城君具致寬右承旨魚世謙等令  
入賞賜櫃于內 台康純魚有沼南怡分賜之 上待王等甚  
厚王等亦進羅段寶貝等物甚多 ○遣都承旨權斌于大平館

問安○出賞賜蟒龍黑段一匹授尚衣院曰宜速製衣翼日宴  
時當暑○上幸大平館設下馬宴贈羽扇于姜玉等且曰紙扇  
雨則易破汚則難洗此扇不畏雨且可洗也玉等謝上謂玉  
等曰大人言有賞賜不錄勅書者予誠惶悚玉等曰殿下討  
賊之功皇帝甚嘉之是以有特賜上曰功微賞重不任惶恐  
玉等曰中朝大小人皆曰攻破建州非朝鮮不能也今賞賜豈  
過多乎仍啓曰酒量本淺強飲大醉乞罷宴上曰征建州三將  
帝有賞賜飲三大將酒不亦可乎玉等曰惟命康純帶弓矢而  
入行酒金輔潛抽矢以觀之宴罷上還宮命都承旨權瑊  
問安各贈鴉青綿布單團領草綠絛紬袂塔胡大紅綿紬藍腰  
線袂帖裏白絹袂裏肚白絹衫兒各一領白絹袂袴一黑草笠  
一頂白麻皮袂金靴一雙玉喜受曰多受賜物感戴罔極即  
北面扣頭謝輔醉倒莫能起未得贈又贈頭目等物有差○先  
是金輔到義興館謂通事金由敬曰金剛山拒王城幾日程皇  
帝令臣等掛幡雖遠當往至是命先遣人措置諸事○己亥



召昨日侍衛諸將入思政殿門內饋之○遣都承旨權斌蓬原  
君鄭昌孫等問安于明使自此每朝遣承旨一人宰樞一人問  
安斌就見金輔問安贈以衣服輔喜受曰昨日醉頰恐失禮又  
贈頭目等物有差○遣宦官申雲各贈姜玉等片脯一首五十  
五疋乾獐五口乾文魚六十尾乾烏賊魚六百尾柑子一百箇  
自是每五日送餽○遣上黨君韓明澮與館伴行晝奉盃自是  
日每遣宰樞一人行之○承政院奉旨馳書于僧學祖學悅曰  
明使以帝命欲懸幡於金剛山預先措置諸事又作事目諭江  
原道觀察使金灌曰一佛供白米十石用軍資油蜜麩實果素  
饌令諸邑自備僧供白米五十石黃豆三十石鹽醬用軍資一  
撤明使所經諸邑諸驛法令文書○庚子 幸大平館設翼日  
宴姜玉等出迎于中門扣頭再拜謝賜衣服等物 上答拜使  
朴元亨語玉等曰聞大人等欲見金剛山兩大人皆去乎玉等  
曰皆去 上曰率頭目樂人玉曰我則留六人金輔曰我則留  
四人餘皆率去上曰頭目等亦欲見之則盡率何妨玉等喜又

使語王等曰以元亨為遠接使盧思慎為支侍使王等又大喜  
曰皇帝出錦段四匹使我等親到金剛山掛幡今欲見于  
下上曰今日飲酒食肉不應開見獻佛之物王等曰是上又  
使語王等曰金剛山真是靈山然皇帝何以知之王等曰老太  
監等奉達頭目等皆著賜給衣笠就月臺上四拜叩頭謝  
上命元亨齎小膳分賜宴罷後又命仁山君洪允成右副承  
旨成允文又以御卓及大膳并宣醞二十瓶分賜頭目等○命  
司僕寺判官李杵宣傳官李義亨行司直崔有池典需張未同  
等受事目先往金剛山一諸寺事迹及御押跋尾安印圖書等  
可諱之物無遺搜覓藏于隱密處一使臣懸幡二寺及可遊觀  
諸寺與學祖學悅二僧同議速啟一使臣所經諸邑凡文書不  
論善惡皆藏之窓壁所塗皆用無字紙懸板樓題亦並撤去○  
承政院奉旨馳書于刑曹正郎俞鎮曰持平崔敬止所鞫金  
溝縣僧性默手指斫斷事性默與克浩竺文俱在辭證明白可  
易辨之獄而敬止不能分別爾其代受鞫問仍名敬止還○辛

丑日暈○命都承旨權瑊將鞍具馬二匹理馬諸緣毛馬粧鑼  
鍋各二部毛鞭二事蓑衣二領油籠二十事摺扇一百把刀子  
二把油紙席六張弓二張矢二部分贈于姜玉等玉等受之焚  
香北向再拜曰小人等以奴隸之賤累受厚賜感極又贈頭目  
各油籠二事摺扇三把刀子一把○壬寅姜玉等詣闕上出  
勤政殿門外階下迎入思政殿玉等請曰 殿下當向南而坐  
上曰自古待帝使無南向之理大人等雖終日請之不敢依  
命玉等曰勤政殿與大平館已行公禮此則 殿下之私邸况  
我等元是本國奴僕一身骨肉皆是 殿下之息親撤 御座  
南向設 上不獲已南向坐玉等拜 上答拜玉進橫十一杻  
籠六馬一匹金輔亦進櫃九馬一匹并進太監崔安林貴奉所  
獻物件行茶禮後設溫斟宴 上使朴元亨語玉等曰朝廷自  
古重待朝鮮今也征達州之事承遼東高大人通咨已令調軍適  
奉勅旨即命入征幸乘彼賊不意殺掠無遺此實皇恩之致非  
我之功也今蒙賞賜之厚惶恐無地願將此意轉達朝廷玉等

曰專是 殿下之洪福理當厚賞我等當轉達朝廷宴罷 上  
仍御思政殿命世子與申叔舟等以次進酒起舞極歡乃罷○  
遣都承旨權城問安于姜玉等仍語曰今日俾我坐北是大人  
誤我也玉曰小人等本國奴僕坐於東壁心猶未安贈城彩段  
紗各一匹紗帽一頂白翎一雙曰既迎我於路上今又亟來問  
安故聊以表忱城曰皆承 殿下之命來往有何私勞敢受厚  
貺玉強之不已城不得已受之輔亦贈城彩段紗各一匹○姜  
玉等贈館伴朴元亨尹子雲各紗羅一匹紗帽一頂白翎一雙  
○癸卯姜玉等謂館伴曰欲見入朝火者尹鳳金興崔安林貴  
奉金忠吳賢朴順宋敬李金同金玉張得成林守父兄傳其書  
契與物若無父兄則見族屬 上令居京者往見居外者招來  
○上命世子詣大平館謝昨日所贈○姜玉贈永順君溥龜城  
君浚綠段三匹○以戶曹判書盧思慎為支待使軍資監正金  
順命為從事官以姜玉等將往金剛山也○甲辰姜玉金輔等  
詣圓覺寺燒香各施彩段紗絹又詣興天寺燒香還館輔請獵

于郊外館伴朴元亨曰今日禮佛未幾尋復田獵殺生可乎乃  
止○姜玉曰入朝官人佛氏成氏車氏吳氏安氏崔氏與故鄭  
氏婢李七寶書契及物啓 殿下分付族親且皇帝令我親見  
族親等活計回奏 上今居京者先謁居外者招來○都承旨  
權瑊右承旨魚世謙左副承旨尹繼謙同副承旨韓繼純等詣  
思政殿月廊啓事工曹參判鄭自英啓曰本曹匠人其役甚重  
分定二人于使臣館貿易請改之 傳于承旨曰自英不識事  
體妄量啓達汝等何不察是非而啓之乎○乙巳 御思政殿  
引見日本國使者僧融圓等設宴世子與孝寧大君補永順君  
溥龜城君浚河東君鄭麟趾逢原君鄭昌孫高靈君申叔舟上  
黨君韓明澮綾城君具致寬寧城君崔恒中樞府領事沈滄大  
司憲梁誠之戶曹判書盧思慎禮曹判書任元濬入侍 上使  
叔舟言于融圓等曰予欲遣使汝國適有中朝使臣國家多事  
且我國之人本不慣木道未得偕汝等遣之須將此意以達汝主  
仍出須施味賜之融圓等嘗之甚喜○姜玉等辭書寘館伴等

曰禮不可廢王等曰然則每五日一設○姜玉以紗帽角帶各二十白翎二十五贈近侍宦官承政院分給李存等九人啓曰其餘何以區處 御書曰還之承政院又啓曰何以為辭 御書曰館伴云近侍只九員已分付故還之○丙午金輔母自長湍來寓慶州京邸輔往謁 上命宦官申雲賫 宣醞魚肉贈之輔就母前四拜叩頭與母相持而泣悲不自勝顧謂曰出外謁館伴可也俟其出語母曰父愛後妻母與父同居必不安心今蒙上德元同有祿可仰與父別住可以安心過活母曰當從汝言至設宴行酒先母而後父謂父曰待母甚薄今日飲我酒不亦愧乎見後妻所出十歲童以手巾傳兩手或批頰或蹴肩拔刀恐嚇之曰休若哭必殺之遂送于父曰此童我將啓 殿下帶歸帝都童忽亡去輔怒責其父強索之不獲贈母以二犢子○遼東鎮撫王瑾以絲段九匹藍羅一匹生絹五十匹寄其子王璽以進又以紗絹各一匹贈承旨成允文○姜玉請土豹黃鶯唐狗海菜海帶卵醢松菌將欲進獻于皇帝 上遣衛將

具謙于咸吉道捕土豹令承文院馳書于八道預備鷹狗等物  
○上召倭通事田養民語之曰融圓欲賫須陀味歸本國子恐  
日暖易消故不許今更思之若於陰處乾之則易以賫去矣授  
養民令給融圓喜受曰殿下之恩罔極將賫還本國轉達殿下  
又舉本國僧人示之○咸吉道北青府人上護軍李賢等上言  
曰本府當三水甲山六鎮往來之衝驛使不絕而屯田奴婢不  
敷只有府使時猶且不給頃者置副節度使營又設判官機務  
甚繁力不能支况本無鄉吏只以軍士代之當番則防戍下番  
則供役其苦莫甚臣等以為多布社要原社皆本府之地而割  
屬利城洪原願將二社還屬本府且今已罷副節度使為府使請  
并革判官以除殘邑之弊下都摠府議之都摠府啓曰多布要  
原業已割屬不可輕改置判官本為副節度使既革節度使則  
亦宜革判官其營奴婢依今詳定數充給從之○丁未世子  
詣大平館宴明使初設明使座於北壁世子座於東壁玉等曰  
我等土民也不可如是乃分東西而坐○頭日鄭賢鄭海往廣州

鄭善墓燒黃白紙錢海語監役官趙无社曰中朝太監雖多吾父  
鄭善太監中之第三且揔兵權三世有勳及死 皇帝命工部  
禮部備禮以葬已而 皇帝又命禮部曰鄭善之弟來自朝鮮將  
屍歸葬于本土禮部奏曰太監鄭善雖於我朝三世有勳於朝鮮  
暨無功德不可歸葬朝鮮勞其人民且古無此例 皇帝下旨  
曰禮部之奏甚可其賜鄭善弟銀二錠鈔一萬張表裏十件毋  
勞本國私備以葬我等今者來觀之 殿下差人厚葬 殿下  
之息碎骨難報請圖山形向背水入處予將奉上申太監奏聞  
宿樂生驛翼日卯時還謁墓行祭○戊申館伴朴元亨啓曰退前  
日姜玉等所言進獻事臣語之曰 殿下獻之乎大人自獻乎若  
殿下獻之則必有文書玉等答曰我等以覓來為辭又請善造  
角弓及箭家欲進獻臣聞而不答玉曰 殿下所給弓箭他日  
還朝佩而入待則 皇帝見之必問故欲進獻耳 上曰宜答以  
凡 皇帝佩御之物無勅旨而擅獻為難 名高靈君申叔  
舟綾城君具致寬上黨君韓明澮等議之俄而自內下書曰請



宴前館伴須防逸其防逸之說則如左若有求請之言館伴曰  
大人之言何言不從但前有勅旨故雖預備而心甚難之有前  
例事尚且不敢况無勅旨無前例之物豈敢輕易進獻雖啓  
殿下必不敢從元亨以其言言于玉等又以花木鳥獸勿進獻  
勅旨示之王曰有則備之無則不必強也又示金輔荅曰若早  
知勅旨如此安敢求之元亨具此以啓仍曰使臣日以求請為  
事整無回還之意若謝恩使金良璫來謁則必說回程日期即  
令就辭以觀其志 上然之○司醞奉事尹伯焯辭職伯焯漢  
城右尹慈之子也本署一婢有姿色伯焯通焉既而朝議頗騰  
辭職自退○己酉謝恩使金良璫詣太平館謁姜玉玉曰宰相  
到北京太監等若問我等行止荅曰四月初九日入王京二十  
六日以掛幡事向金剛山將以七月晦八月初起程次謁金輔  
輔曰若言七月晦八月初起程則必以為遲緩督之矣當曰金  
剛山去王京一月路往來必經兩月若回到王京則不日起程  
即令頭目金聰議於玉玉然之輔面囑良璫而送良璫將此以

啓 上命高靈君申叔舟與承政院議之叔舟曰金剛山離王  
京不遠中朝之人亦或知之况他日明使到本國求見金剛山  
則必知行路遠近不可以是語之於中朝館伴因言詮語于使  
臣為便 從之○囚工曹佐郎朴良于義禁府獄以麤造贈明  
使紫草笠也○命文臣等會思政殿月廊改定橫看○兵曹據  
咸吉道赴征諸邑鄉吏朴良生等狀告以啓曰自募從征鄉吏  
已許免役請令主掌吏曹給免役文 從之○庚戌遣都承旨  
權城各贈姜玉金輔黑麻布帖裏白苧布帖裏各二領白苧布  
汗帖裏白綿布單帖裏白綿布單直身各一領護膝藥囊蠟韋  
各一事大紅細條一腰黑草笠一頂黑斜皮挾金靴馬皮挾金  
油靴各一雙角弓一張大箭六箇弓袋箭家各一事贈頭目四  
十人各苧布帖裏白綿布單帖裏各一領馬皮靴一雙○承政  
院啓曰明使金剛山懸幡後下山日遣承旨問安又於金化揚  
州遣使慰宴 從之○辛亥遣都承旨權城請姜玉等迎入勤  
政殿王等請 殿下南向坐 上曰前日思政殿大人以為私

郎再三強之不得已從之已失禮焉此則正殿衆目所視未敢  
依命况隨大人來者皆是朝廷之人無乃以大人為失禮乎王  
等曰此則殿下朝殿我等奴僕何敢坐而受禮請移思政殿  
從之上行酒時令仁山君洪允成奉爵誤以酒濺輔衣輔目  
視之上行酒訖召允成酌以大器罰之王等亦起來滿酌勸  
之上使高靈君申叔舟語王等曰進獻之物今方預備但上  
象則大人云不必進獻故委去人已招還王等曰我無此言然  
今當夏熱草深恐捕之其難既招還則勿捕可也上曰此必  
承旨誤傳也雖建州強虜尚能獵殺之如獐鹿然况此土豹乎  
草木雖深捕之何難又曰狗兒則已多來先擇進獻後兩大人  
任意取之王等大喜上曰海青已有勅旨停進未曾捕捉且  
今夏月捉之不得來冬當捕之待命輔曰凡千鳥獸之物並令  
勿進已有聖旨雖有之不可賚進上又曰松菌之外亦有  
菌焉然有毒氣不可獻之故但備松菌王等曰殿下之命其  
好宴罷王等還館遣都承旨權斌問安于王等王醉卧斌就輔

問安輔密語曰上使來時啓 皇帝曰海青土豹等物  
我國所產當賚來以獻初恭 帝命也前日獻白雉國家至誠  
也而前降勅書辭甚嚴切今不可又進珍禽奇獸也若又進則  
中國恐賤我國也城更就玉問安玉欲使僧信息還俗以奉祖  
父之祀請啓 殿下給弊廬二三間○姜王金輔各請造弓二  
百張玉又請造七并刀子五部○癸丑 召司憲府掌令鄭侁  
傳曰下道守令比因多事不無陵夷今欲遣行臺糾察其議可  
遣者以聞因出事目一民間貢稅勒令代納一獄囚留滯一守  
令萬戶貪污一濫刑一濫騎驛馬一法外役民一不伸情願又  
傳曰若有未盡事宜添入司憲府啓曰如有隱諱者堂上議  
親功臣啓聞後推鞫二品以下直斷乃 命添入事目遂遣監  
察金湘于全羅道鄭仁炯于慶尚道○承政院奉 旨馳書于  
忠清道觀察使曰聞道內恩津縣東面錢居路里產白玉相似  
石天安郡南面介洞產黑玉相似石卿其看審產出多少以啓  
且嚴加禁防○戶曹啓黃海道觀察使曾請種稻口食然其道

不甚飢荒故不給今又再請必有不得已之故請以義倉穀一  
萬石量給賑民待秋還收 從之○戶曹啓曰平安道義州水  
田本少每於遼東護送軍之來以稻米致餼後將難繼請自今  
依中朝例給黍粟米 從之○甲寅 上將受朝遣注書趙益  
貞于太平館言於館伴曰今日朝參時使臣若聞鼓聲而問答  
曰朝參時嚴也又問朝參隔幾日乎以實告之俄而 御勤政  
門受朝參 御思政殿設小酌命世子與蓬原君鄭昌孫等  
進酒 召李克墩與安孝禮相問理學克墩對曰凡問答者必  
知是非之理而後可與論難今孝禮以恭為是以是為恭而自  
以為得計莫知所主不可與論難 上笑之俄而 命克墩進  
酒曰卿等在溫陽時効免成事甚切予甚畏之然其時予豈不  
知而然耶 召丘從直問曰孟子云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恒存  
乎疹疾慧者何術者何從直對曰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  
慮患也深故達 上笑曰從直所言皆是糟粕勿復言既而從  
直醉而啓曰臣之子夙孫達文才勝於臣而今年落第臣意以

為才非不足時不利而然也。上笑曰：從直本無一才而自譽其子勝於己，其子之賢不賢可知。己從直晚年遇知，不顧大義，輒希上旨，日以阿諛為事，嘗於顧問之時，以孔孟程朱為非，朝議鄙之。召康純酌酒，令龜城君浚進之。上曰：卿等於北征勤勞太甚，予何敢忘卿等亦同死生，慎勿背信。又謂左右曰：諸將及文臣等皆醉之以酒，以觀其志，極懼乃罷。○遣都承旨權城問安于姜玉等，且曰：殿下欲更見兩大人，又欲餞于門外，緣大人齋戒，故未果耳。金輔曰：今陪來勅書請啓。殿下謄寫以送，且言土豹海青已捕不城。答曰：海青則非時難得，若土豹則上使之言如彼故。殿下遣人捕之，然未知獲與不，雖使得之前降勅旨如此故。殿下賈難之輔曰：勅旨如此，獻之甚難，須啓。殿下勿令預備。又曰：前日覲母親時，厚蒙宴慰，又賜衣服。殿下之恩固極，但母僑居人家，請啓。殿下賜家。○承文院奉旨馳書于咸吉南北道觀察使等曰：道內諸邑軍資義倉之穀，賊平之後，即當量數以聞，而至今不爾，甚遲。晚須速上計。

○乙卯兩使率頭目三十人發向金剛山館伴朴元亨尹子雲  
支待使盧思慎及禮曹佐郎李益培隨往○遣人示勅書于金  
輔輔覽之云要審皇帝褒獎 殿下之辭勅旨辭意似踈略○以  
右贊成韓繼美吏曹判書成任為假館伴○江原道觀察使金  
權進白雉○遣中樞府同知事金良瑑奉表如大明謝賜絲段  
白金紋錦西洋布等物其表曰宸眷繾綣特加寵嘉膺恩稠重  
曷勝荷戴梅躬增竦傾國騰懽伏念臣叨襲茅土之封第謹藥  
翰之任頃緣朔虜自速天誅屬官兵之濯征遣敝賦而應命夷  
其冢矣賞旣武之布昭臣何力焉况職分之當盡豈意二星之  
鼎至猥承十行之褒褒悉叙微勞曲示崇獎遂頒中心之貺存  
分內帑之儲綵幣紛披眼迷雲霞之色花銀燦爛魂驚日月之  
光且逮陪臣並蒙厚賚感愧交切粉糜奚酬伏遇英猷知臨大  
度顯比赫一怒而懲梗化威振風霆推赤心而賞有功澤洽雨  
露乃公駑品獲紆鴻私臣謹當益竭丹忱恒礪素節樂與將士  
永存浹續之懷誓及子孫倍獻添籌之祝其方物表曰天眷寔

隆濫荷寵賚土宜雖薄聊表謝忱謹備黃細苧布三十四匹白細  
苧布三十四匹黑細麻布八十匹黃花席二十張滿花席二十張雜  
花方席二十張雜綵花席二十張人參一百觔松子二百觔雜  
色馬二十匹右件物等製造匪精名般不腴豈合執壤之物祗  
效旅庭之儀慈懿皇太后禮物紅細苧布二十匹白細苧布二  
十匹黑細麻布二十四匹滿花席一十張雜彩花席一十張皇太  
后中宮禮物同○遣通事行司譯院副正咸仲良管押被擄逃  
來唐人千大保等男婦共三十八名口解赴遼東○丙辰 召  
河東君鄭麟趾蓬原君鄭昌孫高靈君申叔舟上黨君韓明澮  
中樞府領事沈澮寧城君崔恒南陽君洪達孫仁山君洪允成  
領議政曹錫文右議政康純中樞府同知事李邊行護軍金有  
禮等議奏請開刺榆塞路 命饋于思政殿月廊俄而 上御  
思政殿引見麟趾等設酌 傳曰向者刺榆塞通路事屢請不  
得無乃我國人民移居其處諱之耶今欲更請各陳所蘊叔舟  
進曰雖通此路遠近無異於舊路而賊之為梗亦同護送軍不



可減焉 上曰金良璫之行甚迫後日當更議之 命入侍諸  
宰以次進酒世子亦進酒 召叔舟問曰金有禮能飲乎叔舟  
對曰能飲 上曰此人予朝天時同行也令進酒又令行酒於  
諸宰 命世子及諸宰起舞○承政院奉旨馳書于謝恩使金  
良璫曰進禮部語尚書曰朴萱回來時本部言葬太監鄭善後  
回報今 殿下既令攸司庀葬事於本年四月初八日葬于廣  
州地面但回報事則無本部咨文故不敢移咨使我告本部若  
禮部令進呈文則書呈○禮曹啓請留館頭目每五日一次設  
畫奉杯 御書曰可時致食物耳○丁巳遣都承旨權城往金  
剛山問安于姜玉等○命分送樂書于慶尚全羅忠清江原道  
開刊○戊午 召假館件韓繼義 傳曰使臣頭目房守人初  
擇何如人而定之對曰擇年少端潔者定之 上曰如此輩皆  
不肖者也凡機事必皆漏洩當擇純訥謹慎者改之○頭目鄭  
海鄭賢等本月二十七日見鄭恒曰太監百齋日追念經諸事  
可及辦乎鄭恒曰百日為始設七七日齋其百日齋則輒設之

二七日齋大辦於峨嵋山道場寺三日念經海等曰若是則百  
日雖不念經亦通其日我等當往叅又曰上使往金剛山時云  
皇帝厚賜表裏以為葬用今 殿下厚葬之汝有何功若於圓

覺寺不得私薦則擇他淨寺設行須於圓覺寺以汝賫來紗羅  
段子別定布施館伴韓繼美承旨成允文不即啓至是日以聞

上問于承政院曰如此事置而不落汝當何以處之○承政

院奉旨馳書于平安道觀察使吳伯昌曰義州人皮吾麼舍趙

仇知李青實崔實等潛渡鴨綠江盜竊唐人空家之物卿其盡

捕授今去刑曹螺匠二人差人傳送勿令逃亡且馳書于京畿

黃海道觀察使等亦令差人傳送○分遣部將盧祐金調陽梁

瓚南軾金日知崔泳等于京畿諸邑捕密告賊人○傳旨兵曹

曰去丁亥年從征建州衛公私賤依庚辰年北征隨從例一等

免賤為良二等限已身免役三等限二年免役○義禁府啓曰

僧戒全手執把門內禁衛又毆把直正兵罪當斬其父母兄弟

流三千里 命戒全免死贖罪還俗差軍○己未分禮賓寺啓

曰頭目王璽言父遼東鎮撫王鑽請角弓十五張 御書問院  
相院相等議曰王璽乃邊將子也不可贈弓 從之○鄭恒欲  
設鄭善齋於清溪山水月菴遣宣傳官李義亨書房色張終孫  
等撤去可諱文書且所經處及近處諸菴文書亦令撤去 上  
慮頭目等出遊都城門外往觀諸寺遣判官李枰宣傳官金克  
鍊等撤諸菴寺可諱文書○五月庚申朔一御勤政殿受朝賀  
上謂左右曰西班甚少因令把門 命司憲府錄東西班姓名  
以啓持平崔敬止啓曰今日入班者東班一百八十二員西班  
六十五員 傳曰抄不入者以啓○御序賢亭 命寶山君吳  
子慶吏曹參判李叔琦工曹判書南怡新宗君孝伯雲水君孝  
誠提川君蓋富閏副守孝叔兵曹參議金孫參知柳子光等射  
侯南怡薦善射金連根辛井保等子光薦崔岡亦 命名射之  
岡多中 賜弓一張又出內廐馬一匹為注叔琦中多 命賜  
之怡嘗自稱大將蔑視一時武士是日屢發不中 上笑之時  
世子與兒宗上黨君韓明澮左贊成金國光承旨等入侍設酌

怡醉進曰 上過愛龜城臣竊非之 上曰龜城至親且有  
大功不愛龜城而誰愛汝言必有情誰與同議怡對曰不與他  
人議也 上命國光曳出下義禁府獄 上召諸將曰怡之言是  
耶非耶淑琦對曰甚不可 上曰汝輩幾如此言乎對曰臣  
非怡何以發怡之妄言乎又 召子光曰怡之言可乎  
子光曰甚不可 上又召承旨魚世謙曰怡之言可乎  
世謙錯對 上曰予以世謙為可人自承旨以後未見其可  
也謂左右曰予歷觀 世宗朝承旨人皆稱職豈如今時之政  
院乎俄而 命世子及龜城君浚進酒起舞令九妓歌曰誰是大  
將軍龜城君是誰是平定天下龜城君是誰是天下人物龜城  
君是誰是少子龜城君是誰是大勳龜城君是誰是又令明滄進酒  
令妓歌曰誰是元勳韓明滄是誰是舊勳韓明滄是誰是新勳  
龜城君是誰是又令永順君溥起舞令妓歌曰誰是無勳永順君是  
令再唱極歡乃罷○辛酉釋南怡罷兼司僕將人有慰之者怡  
答曰吾言實是是實無罪聞者竦然駭之○以崔岡兼司僕

○命司憲府劾昨日不隨班人等○戶曹據平安道觀察使吳伯昌啓本啓本道再經軍興歲又不登且穀久陳則無用請減軍資一萬石賑恤貧民待秋還收從之○壬戌平安道觀察使吳伯昌據滿浦節制使李克均呈啓四月二十三日被擄唐人也時應可逃來本鎮言曰野人等疑大國再征竄伏山谷牛畜為半凍死於大國來路三處令壯男各十人把截晝夜登山偵候擬於秋入寇即令承政院馳書以報曰將欲解送移置于寧邊府厚加供頓○漢城府尹李石亨奴朴連往懷德縣因徵債殺人上遣史官南季堂謂石亨曰卿奴朴連往懷德縣因徵來石亨對曰朴連者本是巨奴今與女婿居安城郡若命拿來則臣當使人拿來季堂以此回啓上令石亨執致之○學生崔義露借佩信符入迎秋門擅擊報漏門鼓承政院執而問之義露曰以中宮異姓親未得屬族親衛敢訴寃命下刑曹鞫之○癸亥僧守眉在全羅道奉書以啓曰僧人社長等或稱募緣圓覺寺佛油或稱營建洛山寺化主貽弊於諸邑民

間者頗多 上遣內膳寺正孫昭往鞠之○甲子 上與中宮  
幸慕華館世子與孝寧大君補等諸宗親及蓬原君鄭昌孫高  
靈君申叔舟上黨君韓明滄綾城君具致寬中樞府領事沈滄  
寧城君崔恒仁山君洪允成領議政曹錫文上洛君金碩右議  
政康純左贊成金國光中樞府知事尹士昕僉知事金守溫兵  
曹判書朴仲善上護軍丘從直工曹判書南怡巴山君趙得琳  
永嘉君粹擊工曹叅判鄭自英大護軍李珠黃生上護軍馬賢  
孫中樞府僉知事李雲露襄陽君林自蕃承旨等隨駕 御慕  
華館大門設酌令射宗及諸將兼司僕等射侯較其中數新宗  
君孝伯居一 賜兒馬一匹又令或弄槍或騎射或射羽箭或  
甲乙槍以觀之又擇壯勇隊使之角走 賜能走者四人正布  
各一匹有一女抱一兒携三子進 御前訴曰女是長興庫婢  
夫為樂工皆有役事長子年纔十五已役於本庫次子年全十  
二庫吏又將役之家貧役繁無以養育且庫吏誣以女子及長  
子逋欠官物徵債甚急不勝苦楚傳曰子將除汝役事晡時

還宮○鄭恒為亡兄鄭善念經於道場寺頭目鄭賢鄭海等往  
觀焉○都承旨權域復命○乙丑內膳寺正孫昭拜辭其賚  
去事目一圓覺寺佛油社長及洛山寺化主僧等作弊於官家  
及民間此社長及僧人等訪問於僧守眉處及民間隨捕隨繫  
鞫問以啓一上項泛濫僧人社社長若寓於寺社則捉來為難姑發  
官差捕之但勿令騷擾一諸邑守令聽上項僧人社社長言發官  
差收斂民間者囚禁推鞫若堂上官及功臣議親則啓聞囚禁  
一僧人社社長貽弊民間如此而觀察使都事等不曾覺舉亦並  
推鞫一洛山寺營建所備皆出公家如有私賫募緣文者盡數  
收取以啓並於諸道移文收取○保寧縣監崔塙結城縣監辛  
仲磷等誤推洪若彛事干人罪應杖一百承政院啓曰崔塙則  
因前罪已罷其職仲磷亦令罷職乎傳曰仲磷許還任崔塙  
勿論○丙寅上將於十一日觀獵于洪福山等處迎慰明使  
令承政院馳書于京畿楊州廣州抱川積城長湍坡州高陽陽  
川果川衿川楊根龍仁富平金浦通津永平漣川等邑徵聚才

白丁等○漢城府尹李石亨子渾執其奴朴連以來命囚于  
刑曹○賜被擄逃來義州人洪金叱石衣一領遣還其家 諭  
平安道觀察使令存撫○上覽唐人解送咨文有誤處命改之  
○丁酉日暈○召高靈君申叔舟寧城君崔恒領議政曹錫文  
右議政康純禮曹判書任元濟工曹判書南怡中樞府同知事  
李邊等會賓廳議咨文誤處及咸吉道敬差官賫去事目俄而  
御不顯閣 引見諸宰樞饋酒食問於宰樞等曰誰可為咸吉  
道敬差官者純對曰張末孫曾為本道評事可遣即召末孫  
親問曰向者咸吉之人自動浮言云大軍夾攻盡殺我等洶洶  
不靖今少平定予欲付汝送新制銃筒無乃人心疑懼乎且若  
送新銃筒則置舊銃筒於何處乎况比舊尤猛儻有奸臣盜弄  
則無乃不可乎末孫誤對南怡啓曰雖無銃筒野人防禦何難  
聲言改造舊銃筒而盡輸于京甚善 上謂左右曰怡之言似  
可卿等之意何如純啓曰怡少不經戰徒大言以陵人無足取  
信凡戰中用箭無如銃筒况咸吉道野人要衝銃筒不可無



也叔舟又啓曰近日山戎蕩盡巢穴故邊患已息若有一人嘯  
聚為屯則邊鄙之事不可不固今銃筒未可遽爾多送可量宜  
分送以備邊患 上曰卿言甚可即命分送三銃筒各五十于  
慶興慶源穩城鍾城會寧富寧鏡城吉州甲山三水等邑十于  
端川三十于北青各二十于造山阿山水建童關高嶺茂山魚  
游澗撫夷訓戎防垣豐山黃節堡朱乙溫斜麻洞西北斜下北  
雲寵惠山等諸口子每一銃筒箭十叔舟又啓曰臣北征時歷  
見咸吉人家皆茅屋連簷者數萬家賊若以火矢射之則甚非  
細故遣瓦匠數人于本道教燔瓦令家皆蓋瓦 上曰無乃已  
今措置乎叔舟對曰臣已啓而時未舉行 上曰即送何如叔  
舟對曰時方多事可從後送之純啓曰瓦則未能速成土室為  
便 上然之○以司僕判官李評代張末孫賫事目往咸吉道  
一節度使呼毛隣衛野人語之曰 殿下有命若有往建州者  
寄語曰汝等入寇義州且有中朝之命故攻之不然我本撫恤  
汝等豈可以一二小事誅責無知之輩今汝等必懼再征離蕩

巢穴何必如是不念我意若汝等悔過來謝欲安舊居則觀汝  
誠款待之如故若猶執迷伺間報復則予以大兵盡滅乃已汝  
等斟酌為之予不強也一咸吉之人今因鹽盆排設銃筒輸來  
事又作浮言鹽盆所以便於本道之民銃筒今方新樣改造此  
意因事開論勿露形迹審其情勢以啓一李施愛反逆時脅從  
者皆放赦不問其黨惡不可赦者並題名捕殺事已曾下諭今  
既在久因不決遂令愚民更生疑惑甚為不可觀察使節度使  
從前諭隨捕隨殺以啓○上謂左右曰唐人解送咨有誤字昨  
召承文院官吏等問之唯趙安貞僅對而已餘輩口如鼻矣叔  
舟對曰臣等亦觀其文未摘誤處臣實有罪上曰汗漫書中  
予亦幸見耳又曰承文院官吏中可用者誰將次次講論吏文  
叅校辛義卿先至問數語既對頗稱上旨上曰義卿雖倉  
皇失對其於吏文則稍知矣義卿以下雖不問不及義卿必矣  
○忠清道觀察使安哲絲奉書于承政院以啓曰金直子僧性  
空來傳明使語令撤父母墳傍衆塚何以處之上命議于申

叔舟韓明澮具致寬等叔舟等啓曰性空未及見明使是必性  
空言也召直問之果非明使言也即令承政院報哲孫○遣崔  
有池于京畿李義亨于忠清道撤去可諱文書○遣宦官張富  
于忠清道永春林童于堤川李清于丹陽採玉燈石○禮曹據  
掌樂暑呈啓今年樂科請於四書五經中從自願試一書從  
之○戊辰分遣注書等于司宰監豐儲倉內贍寺禮賓寺濟用  
監內資寺搜甲申年以後錢穀出納文書及仁順仁壽府革罷  
時雜物移置文籍因內資寺奴李同告也注書等至諸司搜之  
則仁順仁壽府移置文籍已無矣又命司宰僉正金升卿率  
李同往全羅道諸邑搜覓諸司奴婢收貢文記考其偽造與否  
亦因李同告也○己巳遣都承旨權城于楊州見姜玉等問安  
贈交床曰明日予打圍於中路以待兩大人願以此為草次所  
坐之具玉等扣頭謝○先是以具致寬為左廂大將洪允成右  
廂大將率軍士先往獵所至是諭致寬允成曰明日罷陣後軍  
士冒夜而來慮或艱苦其令軍士預先取糧仍宿下營處詰朝

入來其中若有欲入來者勿禁又曰明日雖雨予必往焉卿等  
如約布圍○庚午夜四鼓動駕至洪福山射場百官扈從只  
命史官勿從遣高靈君申叔舟語姜玉等曰今在山雨漸甚然  
已布圍奉待但慮兩大人冒雨勞苦玉曰真龍天子舉動必有  
風雨奴輩敢憚冒雨當即進去輔曰曾聞殿下舉動無風則  
雨今日之雨亦為殿下上先登洪福山東峯以待玉等至  
坐交床行茶禮問曰金剛山何如玉等答曰崖峯險巖幸賴藤  
蔓攀緣而上拜佛聞法淨無塵事唯有片善心而已上命設  
酌獲鹿者絡繹而至命割鮮酒數行輔見獐鹿四走佩弓矢  
徒步走下山京畿觀察使權孟愔啓曰輔所乘馬性惡恐或蹉  
跌上送馬又命叔舟尹子雲持酒與鹿隨之輔或步走或  
乘馬馳逐玉言於上曰吾二人同承帝命副使脫有蹉跌  
則恐非美事請殿下召還上曰使臣所為非予所沮請大人  
止之答曰吾亦不能禁也又曰吾族屬皆拜職但姪子為僧願  
殿下恤之上曰凡人為僧則已為佛弟子雖君父不可奪其

志若自還俗則可除職王曰姪僧其父早歿母適他無所聊賴  
乃為僧耳初非本心也且吾兄弟二人我則寺人弟乃早歿姪  
不長髮則與死者無異 上曰然則予當除職王望見布圍嘆  
曰如此盛夏草木茂密打圍最難而驅下無斷續如一條路也  
輔射獲一雉而還爇而獻之因行酒乃罷 駕還御書停幄殿  
設宴日暮還宮遣都承旨權斌于太平館問安是日獲禽多  
命兵曹佐郎金良琬賚鹿二十獐二兒鹿十七分贈王等玉等  
悅即令作脯○辛未綾城君具致寬以院相到承政院 傳曰  
予觀打圍多矣未有若昨日之多稱吾意者似非平日疑在夢  
中耳昨日致寬允成即非前日致寬允成也仍 賜致寬允成  
及玉衛將各弓一張○遣都承旨權斌賚大箭四筒狼尾二虎  
箭二分贈于姜玉等又贈田犬二十六又遣右副承旨成允文  
請玉等玉等至迎入思政殿玉等請 殿下南向坐 上不獲  
已於北壁稍東而坐設宴 上令高靈君申叔舟語玉等曰今  
朝送田犬二十六大人令我擇送乃與宰相擇其良者二十分

呈令牽入於庭玉等下庭見之上殿扣頭謝 上語玉曰姪子  
少弱不可拜高官姑授卑職兼賜衣服玉即就前免冠扣頭謝  
玉等請抽侍殿宗宰佩箭命各抽一矢與之玉等扣頭謝宴  
罷辭出 上送至勤政殿遣都承旨權斌問安輔歷入母家遣  
左承旨李克增賚酒肉就賜之克增至其家則輔已謁深館克  
增就館示之輔令頭目送於母家 上御思政殿與宗宰諸將  
談論令各進酒又 命永順君溥授八妓諺文歌詞令唱之即  
世宗所製月印千江之曲 上慕 世宗默然呼戶曹判書盧  
思慎與語良久墮淚思慎亦伏俯泣下左右皆變色 命厚饋  
衛士及妓工人○壬申姜玉以姪姜繼叔受職給繼叔馬一匹  
令進上繼叔即僧性空也○承政院奉旨馳書于諸道觀察使  
曰進獻韃狗多覓送若體大則才誰不良亦並送且陳鷹則進  
獻巢鷹則不進如有下巢鷹即送○癸酉以含元殿有舍利分  
身之異百官陳 賀命除死罪盜及濫刑官吏關係編常外並  
宥之○甲戌姜玉等詣圓覺寺懸幡燒香拜佛金輔先到館王